

《神仙传》晋 葛洪

序

洪著内篇，论神仙之事，凡二十卷。弟子滕升问曰：“先生曰神仙可得不死，可学古之神仙者，岂有其人乎？”答曰：“昔秦大夫阮仓，所记有数百人，刘向所钻撰，又七十一人。盖神仙幽隐，与世异流，世之所闻者，尤千不及一者也。故宁子入火而凌烟，马皇见迎以获龙，方回咀嚼以云母，赤将茹葩以随风，涓子饵水以著经，啸父烈火以无穷，务光游渊以脯薤，仇生却老以食松，邛疏服石以鍊形，琴高乘鲤于碭中，桂父改色以龟脑，女丸七十以增容，陵阳吞无脂以登高，商丘咀菖蒲以不终，雨师炼五色以厉夫，子光饕虬雷于玄涂，周晋跨素禽于缙氏，轩辕控飞龙于鼎湖，葛由策木羊于绥山，陆通匝遐纪于黄庐，萧史乘风而轻举，东方飘衣于京都，犇子灵化以沦神，主柱飞行于丹砂，阮丘长存于睢岭，英氏乘鱼以登遐，脩羊陷石于西岳，马丹回风以电徂，鹿翁陟险而流泉，园客蝉蛻于五华。余今复抄集古之仙者，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，先师所说，耆儒所论，以为十卷，以传知真识远之士，其系俗之徒思不经微者，亦不强以示之矣。则知刘向所述，殊甚简要，美事不举。此传虽深妙奇异，不可尽载，尤存大体，窃谓有愈于向，多所遗弃也。”葛洪撰。

卷一

广成子

广成子者，古之仙人也。居崆峒山石室之中。黄帝闻而造焉，曰：“敢问至道之要。”广成子曰：“尔治天下，云不待簇而飞，草木不待黄而落，奚足以语至道哉？”黄帝退而闲居三月，复往见之。广成子方北首而卧，黄帝膝行而前，再拜，请问治身之道。广成子蹶然而起曰：“至哉！子之问也，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，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，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；必静必清，无劳尔形，无摇而精，乃可长生。慎内闭外，多知为败。我守其一，以处其和。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。得吾道者，上为皇；入吾道者，下为王。吾将去汝，适无何之乡，入无穷之门，游无极之野，与日月齐光，与天地为常，人其尽死，而我独存焉。”

若士

若士者，古之神仙也。莫知其姓名。燕人卢敖，秦时游于北海，经于太阴，入于玄关，至于蒙谷之山，而见若士焉。其为人也，深目而玄準，鸢肩而脩颈，丰上而杀下，欣欣然方迎风轩轾而舞。顾见卢敖，因遁逃于碑下，卢敖仰而视之，方踉龟壳而食蟹蛤。卢敖乃与之语曰：“惟以敖为背群离党，穷观六合之外，幼而好游，长而不渝，周行四极。推此阴之为阙，今卒覩夫子于此，殆可与敖为友乎？”若士倅然而笑曰：“嘻，子中州之民，不宜远而至此

，犹光乎日月，而载乎列星，比夫不名之地犹突奥也。我昔南游乎洞瀾之野，北息乎沉默之乡，西穷乎窈冥之室，东贯乎瀕洞之光。其下无地，其上无天。视焉不见，听焉无闻。其外尤有泼泼之汜，其行一举而千万里，吾尤未之能也。今子游始至于此，乃云穷观，岂不陋哉？然子处矣，吾与汗漫于九垓之上，不可以久住。”乃举臂竦身，遂入云中。盧敖仰而视之，弗见，乃止，怆恨若有丧者也，曰：“吾比夫子也，尤鸿鹄之与壤虫也。终日而行，不离咫尺，自以为远，不亦谬也。悲哉。”

沈文泰

沈文泰者，九疑人也。得江众神丹土符还年之道，服之有效，欲于昆仑安息二千余年，以传李文渊曰：“土符不法服药，行道无益也。”文渊遂授其秘要，后亦升天。今以竹根汁煮丹黄土，去三尸，出此二人也。

彭祖

彭祖者，姓钱，名铿，帝颛顼之玄孙。至殷末世，年七百六十岁而不衰老。少好恬静，不恤世务，不营名誉，不饰车服，唯以养生治身为事。殷王闻之，拜为大夫，常称疾闲居，不与政事。善于补养导引之术，并服水桂、云母粉、麋鹿角，常有少容，然其性沈重，终不自言有道，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，窈然无为，时乃游行，人莫知所诣。伺候之，竟不见也。有车马而不常乘，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，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。常闭气内息，从平日至日中，乃危坐拭目，摩搦身体，舔唇咽唾，服气数十，乃起行，言笑如故。其体中或有疲倦不安，便导引闭气，以攻其患。心存其身，头面九窍，五藏四肢，至于毛发，皆令其存。觉其气行体中，起于鼻口中，达十指末，寻即平和也。王自诣问讯，不告之。致遗珍玩，前后数万，彭祖皆受之以恤贫贱，略无所留。又有采女者，亦少得道，知养形之方，年二百七十岁，视之年如十五六。王奉事之，于掖庭为立华屋紫阁，饰以金玉，乃令采女乘轻辇而往，问道于彭祖。采女再拜，请问延年益寿之法，彭祖曰：“欲举行登天，上补仙宫者，当用金丹，此元君太一所服，白日升天也。然此道至大，非君王所为。其次当爱精养神，服饵至药，可以长生，但不能役使鬼神、乘虚飞行耳，不知交接之道，虽服药无益也。采女能养阴阳者也，阴阳之意可推而得，但不思之耳，何足枉问耶？仆遗腹而生，三岁失母，遇犬戎之乱，流离西域，百有余年，加以少怙，丧四十九妻，失五十四子，数遭忧患，和气折伤，令肌肤不泽，荣卫焦枯，恐不得度世。所闻素又浅薄，不足宣传。今大宛山中，有青精先生者，传言千岁，色如童子，行步一日三百里，能终岁不食，亦能一日九餐，真可问也。”采女曰：“敢问青精先生所谓何仙人也？”彭祖曰：“得道者耳，非仙人也。仙人者，或竦身入云，无翅而飞；或驾龙乘云，上造太堦；或化为鸟兽，浮

游青云；或潜行江海，翱翔名山；或食元气；或茹芝草；或出入人间则不可识；或隐其身草野之间，面生异骨，体有奇毛，恋好深僻，不交流俗，然有此等，虽有不亡之寿，皆去人情、离荣乐。有若雀之化蛤，雉之为蜃，失其本真，更守异器。今之愚心未之愿也。人道当食甘旨，服轻丽，通阴阳，处官秩，耳目聪明，骨节坚强，颜色和泽，老而不衰，延年久视，长在世间，寒温风湿不能伤，鬼神众精莫敢犯，五兵百虫不能近，忧喜毁誉不为累，乃可贵耳。人之受气，虽不知方术，但养之得宜，当至百二十岁。不及此者，皆伤之也。小复晓道，可得二百四十岁，能加之，可至四百八十岁。尽其理者，可以不死，但不成仙人耳。养寿之道，但莫伤之而已。夫冬温夏凉，不失四时之和，所以适身也。美色淑姿，幽闲娱乐，不致思欲之惑，所以通神也。车服威仪，知足无求，所以一其志也。八音五色，以玩视听，所以导心也。凡此皆以养寿，而不能斟酌之者，反以速患，古之至人，恐不才之子，为识事宜，流遁不还，故绝其源也。故有上士别床，中士异服。服药千裹，不如独卧。五色令人目盲，五味令人口爽，苟能节宣其宜适，抑扬其通塞，不减年算，而得其益。凡此之类，譬犹水火，用之过当，反为害耳，人不知其经脉损伤，血气不足，内理空疏，髓脑不实，体已先病，故为外物所犯，因风寒酒色以发之耳。若本充实，岂当病耶？凡远思强记伤人，忧患悲哀伤人，情乐过差伤人，忿怒不解伤人，汲汲所愿伤人，戚戚所患伤人，寒暖失节伤人，阴阳不交伤人，所伤人者甚众，而独责于房室，不亦惑哉？男女相成，尤天地相生也，所以导养神气，使人不失其和，天地得交接之道，故无终尽之限。人失交接之道，故有残折之期，能避众伤之事，得阴阳之术，则不死之道也。天地昼离而夜合，一岁三百六十交，而精气和合者有四，故能生育万物，不知穷极。人能则之，可以长存。次有服气得其道，则邪气不得入，治身之本要也。其余吐纳导引之术，及念体中万神，有含影守形之事，一千七百余条，及四时首向。责己谢过、卧起早晏之法，皆非真道，可以教初学者，以正其心耳。爱精养体，服气鍊形，万神自守，其不然者，则荣卫枯瘁，万神自逝，非思念所留者也。愚人为道，不务其本，而逐其末，告以至言，又不能信。见约要之书，谓之轻浅，而昼夕伏诵。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，以此疲劳，至死无益也，不亦悲哉？又人苦多事，又少能弃世独住山居穴处者，以顺道教之，终不能行，是非仁人之意也。但知房中之道、闭气之术，节思虑，适饮食，则得道矣。吾先师初著九都节解韬形隐遁无为开明四极九室诸经，万三千首，为以示始涉门庭者耳。”

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，王试为之，有验，欲秘之，乃令国中有传彭祖道者，诛之，又欲害彭祖以绝之。彭祖知之，乃去，不知所在。其后七十余年，闻人于流沙之西见之。王能常行彭祖之道，得寿三百岁。力转丁壮，如五十时。

郑女妖淫，王失其道耳殂。俗间相传，言彭祖之道杀人者，由于王禁之故也。彭祖去殷时，年七百八十岁，非寿终也。

白石生

白石生者，中黄丈人弟子也。至彭祖之时，已年二千余岁矣。不肯修升仙之道，但取于不死而已，不失人间之乐，其所据行者，正以交接之道为主，而金液之药为上也。初患家贫身贱，不能得药，乃养猪牧羊十数年，约衣节用，致货万金，乃买药服之，常煮白石为粮，因就白石山居，时人号曰白石生。亦时食脯饮酒，亦时食谷。日能行三四百里，视之色如三十许人，性好朝拜存神，又好读仙经及太素传。彭祖问之：何以不服药升天乎？答曰：“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耶，但莫能使老死耳。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，更苦人间耳。”故时人号白石生为隐遁仙人，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，而不求闻达故也。

黄山君

黄山君者，修彭祖之术，年数百岁，尤有少容，亦治地仙，不能飞升，彭祖既去，乃追论其言，为彭祖经，得彭祖经者，便为木中之松柏也。

凤纲

凤纲者，渔阳人也。常採百草花以水渍泥封之，自正月始，尽九月末止，埋之百日，煎丸之。卒死者以此药内口中，皆立生。纲长服此药，得寿数百岁不老。后入地肺山中仙去。

卷二

皇初平

皇初平者，但谿人也。年十五而使牧羊，有道士见其良谨，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，四十余年，忽然，不复念家。其兄初起，入山索初平，历年不能得见。后在市中，有道士善卜，乃问之曰：“吾有弟名初平，因令牧羊失之，今四十余年，不知生死所在，愿道君为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，姓皇名初平，是卿弟非耶？”初起闻之，惊喜，即随道士去寻求，果得相见，兄弟悲喜。因问弟曰：“羊皆何在？”初平曰：“羊近在山东。”初起往视，了不见羊，但见白石无数，还谓初平曰：“山东无羊也。”初平曰：“羊在耳，但兄自不见之。”初平便乃俱往看之。乃叱曰：“羊起！”于是白石皆变为羊，数万头。初起曰：“弟独得神通如此，吾可学否？”初平曰：“唯好道，便得耳。”初起便弃妻子，留就初平。共服松脂茯苓，至五千日，能坐在立亡，行于日中无影，而有童子之色。后乃俱还乡里，诸亲死亡略尽，乃复还去，临去以方授南伯逢，易姓为赤初平，改字为赤松子。初起改字为鲁班。其后传服此药而得仙者，数十人焉。

吕恭

吕恭字文敬，少好服食。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，忽有三人在谷中，因问恭曰：“子好长生乎？而乃勤苦艰险如是耶！”恭曰：“实好长生，而不遇良方，故采服此物，冀有微益也。”一人曰：“我姓吕，字文起。”一人曰：“我姓孙，字文阳。”一人曰：“我姓李，字文上。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，时来采药，当以成授新学者，公既与吾同姓，又字得吾半，是公命当应长生也。若能随我采药，语公不死之方。”恭即拜曰：“有幸得遇神人，但恐闇塞多罪，不足教授，若见采救，是更生之愿也。”即随仙人去。二日，乃教授秘方一通，因遣恭还曰：“可归省乡里。”恭即拜辞，仙人语恭曰：“公来虽二日，今人间已二百年。”恭归到家，但见空野，无复子孙，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光辅，遂问吕恭家何在，人转怪之曰：“君自何来？乃问此久远之人，吾闻先世传有吕恭，将一奴一婢入山采药，不复归还，以为虎狼所伤耳，经今已二百余年，君何问乎？吕恭有后世孙吕习者，在城东北十里作道士，人多奉事之，推求易得耳。”恭承辅言，往到习家，叩门而呼之。奴出问曰：“公何来？”恭曰：“此是吾家也。我昔采药，随仙人去，至今二百余年，今复归矣。”习举家惊喜，徒跣而出，拜曰：“仙人来归。”流涕不能自胜。居久之，乃以神方授习而去。时习已年八十，服之，转转还少，至二百岁，乃入山去。其子孙世世服此药，无复老死，皆得仙也。

沈建

沈建者，丹阳人也。世为长史，而建独好道，不肯仕宦。学道导引服食之术，远年却老之法，又能治病，病无轻重，遇建则差，举事之者千余家。一日，建当远行，留寄一奴一婢，并驴一头，羊十口，各与药一丸，语主人曰：“但累舍居，不烦主人饮食也。”便决去，主人怪之曰：“此君所寄口有十三，不留寸资，当若之何？”建去之后，主人饮啖奴婢，奴婢闻食皆吐逆；以草与驴羊，驴羊皆避而不食，便欲舐人。主人乃惊。后百余日，奴婢面体光泽，转胜于初时，驴羊悉肥如饲。建去三年乃还。又各以一丸药与奴婢驴羊，乃却饮食如故。建遂断谷，不食，能轻举，飞行往还，如此三百余年，乃绝迹，不知所之也。

华子期

华子期者，淮南人也。师禄里先生，受隐仙灵宝方。一曰伊洛飞龟秩，二曰伯禹正机，三曰平衡方。按合服之，日以还少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，力举千斤，一岁十二易其行。后乃仙去。

乐子长

乐子长者，齐人也。少好道，因到霍林山，遇仙人，授以服巨胜赤松散方，仙人告之曰：“蛇服此药，化为龙，人服此药，老成童。又能升云上下，改

人形容，崇气益精，起死养生。子能行之，可以度世，子长服之，年一百八十岁，色如少女。”妻子九人，皆服其药，老者返少，小者不老。乃入海，登劳盛山而仙去也。

卫叔卿

卫叔卿者，中山人也。服云母得仙。汉元凤二年八月壬辰，武帝闲居殿上，忽有一人，乘浮云驾白鹿集于殿前，武帝惊问之为谁。曰：“我中山卫叔卿也。”帝曰：“中山非我臣乎？”叔卿不应，即失所在。帝甚悔恨，即使使者梁伯之往中山推求，遂得叔卿子，名度世，即将还见。帝问焉，度世答曰：“臣父少好仙道，服药治身八十余年，体转少壮，一旦委臣去，言当入华山耳。今四十余年，未尝还也。”帝即遣梁伯之与度世往华山觅之。度世与梁伯之俱上山，辄雨积数日。度世乃曰：“吾父岂不欲吾与人俱往乎？”更斋戒独上，望见其父与数人于石上嬉戏，度世既到，见父上有紫云覆檐郁郁，白玉为床，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。度世望而再拜。叔卿问曰：“汝来何为？”度世具说天子悔恨，不得与父共语，故遣使者与度世共来。叔卿曰：“吾前为太上所遣，欲戒帝以灾厄之期，及救危厄之法，国祚可延，而帝强梁自贵，不识道真，反欲臣我，不足告语，是以弃去。今当与中黄太一共定天元九五之纪，吾不得复往也。”度世因曰：“向与父博者为谁？”叔卿曰：“洪崖先生、许由、巢父、王子晋、薛容也。今世向大乱，天下无聊，后数百年间，土灭金亡，天君来出，乃在壬辰耳。我有仙方，在家西北柱下，归取，按之合药服饵，令人长生不死，能乘云而行，道成来就吾于此，不须复为汉臣也。”度世拜辞而归，掘得玉函，封以飞仙之香，取而按之饵服，乃五色云母，并以教梁伯之，遂俱仙去，不以告武帝也。

魏伯阳

魏伯阳者，吴人也。本高门之子，而性好道术，不肯仕宦，闲居养性，时人莫知之。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，丹成，弟子心不尽，乃试之曰：“此丹今虽成，当先试之。今试饴犬，犬即飞者，可服之，若犬死者，则不可服也。”伯阳入山，特将一白犬自随。又有毒丹，转数未足，合和未至，服之暂死。故伯阳便以毒丹与白犬，食之即死。伯阳乃问弟子曰：“作丹惟恐不成，丹即成，而犬食之即死，恐未合神明之意，服之恐复如犬，为之奈何？”弟子曰：“先生当服之否？”伯阳曰：“吾背违世俗，委家入山，不得仙道，亦不复归，死之与生，吾当服之耳。”伯阳乃服丹，丹入口即死。弟子顾相谓曰：“作丹欲长生，而服之即死，当奈何？”独有一弟子曰：“吾师非凡人也，服丹而死，将无有意耶？”亦乃服丹，即复死。余二弟子乃相谓曰：“所以作丹者，欲求长生，今服即死，焉用此为？若不服此，自可数十年在世间活也

。”遂不服，乃共出山，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市棺木。二人去后，伯阳即起，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，皆起。弟子姓虞。皆仙去。因逢人入山伐木，乃作书与乡里，寄谢二弟子。弟子方乃懊恨。伯阳作参同契，五行相类，凡三卷，其说似解周易，其实假借爻象，以论作丹之意，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，反作阴阳注之，殊失大旨也。

卷三

沈羲

沈羲者，吴郡人也。学道于蜀中，但能消灾治病，救济百姓，而不知服食药物。功德感于天，天神识之。羲与妻贾氏共载，诣子妇卓孔宁家，道次忽逢白鹿车一乘、青龙车一乘、白虎车一乘，从数十骑，皆是朱衣仗节，方饰带剑，辉赫满道。问羲曰：“君见沈道士乎？”羲愕然曰：“不知何人耶？”又曰：“沈羲。”答曰：“是某也，何为问之？”骑吏曰：“羲有功于民，心不忘道，从少已来，履行无过，寿命不长，算禄将尽，黄老愍之。今遣仙官来下迎之，侍郎薄延者，白鹿车是也，度世君司马生者，青龙车是也，送迎使者徐福者，白虎车是也。”须臾，忽有三仙人在前，羽衣持节，以白玉版青玉介丹玉字授与羲，羲跪受，未能读。云拜羲为碧落侍郎，主吴越生死之籍，遂载羲升天。时道间锄耘人皆共见之，不知何等。须臾，大雾，雾解失其所在，但见羲所乘车牛入田食苗，或有识是羲牛者，以语其家弟子，数百人恐是邪魅将羲藏于山谷间，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，不得。

而后四百余年，忽来还乡，推求得其数世孙，名怀喜。怀喜告曰：“闻先人相传，说家祖有仙人，今仙人果归也。”留数十日，羲因话初上天时，不得见天尊，但见老君东向坐，有左右勅，羲不得谢，但默坐而已。见宫殿郁郁，有如云气，五色玄黄，不可名字。侍者数百人，多女子及少男，庭中有珠玉之树，蒙茸丛生，龙虎辟邪，游戏其间，但闻琅琅有如铜铁之声，不知何物。四壁熠熠，有符书著之。老君形体略高一丈，披发垂衣，顶项有光。须臾数发，有玉女持金盘玉杯，盛药赐羲曰：“此是神丹，服之者不死矣。”妻各得一刀圭，告言饮毕而谢之。服药后，赐枣二枚，大如鸡子，脯五寸，遣羲去曰：“汝还人间，救治百姓之疾病者，君欲来上天，书此符，悬于竿杪，吾当迎汝。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，羲奄忽如睡，已在地上。后人多得其方术者也。

陈世安

陈世安者，京兆人也。为灌叔平客，禀性慈仁。行见鸟兽，下道避之，不欲惊动；不践生虫，未尝杀物。年三十，而叔平好道思神。忽有二仙人托为书生，从叔平行游以观视之，叔平不觉其是仙人也，久而转懈怠。叔平在内方作

美食，二仙人复来诣门，问世安曰：“叔平在否？”答曰：“在。”因入白叔平，叔平即欲出，其妻止之曰：“饿书生辈，复欲求腹饱耳，勿与食。”于是叔平使世安出，告言不在。二人曰：“汝向言在，今言不在，何也？大家勅我去耳！”二人益善之以实对，乃相谓曰：“叔平勤苦有年，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，是其不遇我，几成而败之。”乃问世安曰：“汝好游戏耶？”答曰：“不好也。”又曰：“汝好道希仙耶？”答曰：“好道，然无缘知耳。”二人曰：“汝审好道，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。”世安早往期处，到日西而不见二人，乃起将去，曰：“书生定欺我耳！”二人已在其耳边呼之曰：“世安，汝来何晚耶？”答曰：“早旦来，但不见君耳。”二人曰：“我端坐在汝边耳。”频三期之，而世安辄早至，知期可教，乃以药两丸与之，诫曰：“归家，勿复饮食，别止一处。”世安依诫，二人常往其处。叔平怪之，曰：“世安处空室，何得有人语？往辄不见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我独语耳。”叔平见世安不服食，但饮水，止息别位，疑非常人，自知失贤，乃叹曰：“夫道尊德贵，不在乎年齿，父母生我，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也。先闻道者则为师矣。”乃自执弟子之礼，朝夕拜事世安，为之洒扫。世安道成，白日升天，临去，遂以要道传叔平，叔平后亦得仙也。

李八伯

李八伯者，蜀人也，莫知其名。历世见之，时人计之，已年八百岁，因以号之。或隐山林，或在（厘右耳）市。知汉中唐公昉求道而不遇明师，欲教以至道，乃先往试之，为作傭客，公昉不知也。八伯驱使用意过于他人，公昉甚爱待之。后八伯乃伪作病，危困欲死，公昉为迎医治合药，费数十万，不以为损，忧念之意形于颜色。八伯又转作恶疮，周身匝体，浓血臭恶，不可近视，人皆不忍近之。公昉为之流涕曰：“卿为吾家，勤苦累年，而得笃病，吾趣欲令卿得愈，无所悌惜，而尤不愈，当如卿何？”八伯曰：“吾疮可愈，然须得人舔之。”公昉乃使三婢为舔之。八伯曰：“婢舔不能使愈，若得君舔之，乃当愈耳。”公昉即为舔之，八伯又言：“君舔之复不能使吾愈，得君妇为舔之，当愈也。”公昉乃使妇舔之。八伯曰：“疮乃愈差，然须得三十斛美酒以浴之，乃都愈耳。”公昉即为具酒三十斛，著大器中，八伯乃起入酒中洗浴，疮则尽愈，体如凝脂，亦无余痕，乃告公昉曰：“吾使仙人，君有至心，故来相试，子定可教，今当相授度世之诀矣。”乃使公昉夫妻及舔疮三婢，以浴余酒自洗，即皆更少，颜色悦美。以丹经一卷授公昉，公昉入云台山中合丹，丹成便登仙去，今拔宅之处，在汉中也。

李阿

李阿者，蜀人也。蜀人传世见之，不老如故。常乞于成都市，而所得随复

以拯贫穷者。夜去朝还，市人莫知其所宿也。或问往事，阿无所言。但占阿颜色，若颜色欣然，则事皆吉；若容貌惨戚，则事皆凶；若阿含笑者，则有大庆；微叹者，则有深忧，如此之候，未曾不审也。有古强者，疑阿是异人，常亲事之，试随阿还所宿，乃在青城山中。强后复欲随阿去，然身未知道，恐有虎狼，故持其父长刀以自卫。阿见之怒曰：“汝随我行，何畏虎耶？”取强刀击石折败，强窃忧刀败。至旦复出随之，阿问曰：“汝愁刀败耶？”强言：“实恐父怒。”阿即取刀，以左右手击地，刀复如故，以还强。强逐阿还成都，未至，道次逢奔车，阿以脚置车下，辄其脚胫皆折，阿即死。强惊视之，须臾阿起，以手抑按，脚复如故。强年十八，见阿色如五十许人，至强八十余，而阿犹如故。后语人云：“被昆仑山名，当去。”遂不复还耳。

王远

王远，字方平，东海人也。举孝廉，除郎中，稍加至中散大夫，博学五经，尤明天文图识河洛之要，逆知天下盛衰之期，九州吉凶，观诸掌握。后弃官入山修道，道成，汉孝桓帝闻之，连徵不出，使郡牧逼载，以诣京师，远低头闭口，不肯答诏。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，皆说方来之事，帝恶之，使人削之，外字始去，内字复见，字墨皆彻入板里。方平无复子孙，乡里人累世相传共事之。同郡故太尉公陈耽，为方平架道室，旦夕朝拜之，但乞福消灾，不从学道。方平在耽家四十余年，耽家无疾病死丧，奴婢皆然，六畜繁息，田蚕万倍，仕宦高迁。后语耽云：“吾期运将尽，当去，不得复停，明日日中，当发也。”至时，方平死，耽知其化去，不敢下著地，但悲涕叹息曰：“先生舍我去耶，我将何如？”具棺器，烧香，就床上衣装之，至三日三夜，忽失其尸，衣带不解，如蛇蛻耳。方平去后百余日，耽亦死。或谓耽得方平之道化去，或谓方平知耽将终，委之而去也。

其后，方平欲东之括苍山，过吴，往胥门蔡经家。经者，小民也，骨相当仙，方平知之，故往其家。遂语经曰：“汝生命应得度世，故欲取汝以补仙官，然汝少不知道，今气少肉多，不得上升，当为尸解耳。尸解一剧须臾，如从狗窦中过耳。”告以要言，乃委经去后，经忽身体发热如火，欲得水灌，举家汲水以灌之，如沃焦石，似此三日中，消耗骨立，乃入室以被自覆，忽然失其所在。视其被中，惟有皮头足具，如今蝉蛻也。去十余年，忽然还家，去时已老，还更少壮，头发还黑。语其家云：“七月七日，王君当来过，到其日，可所作数百斛饮食，以供从官。”乃去。到期日，其家假借盆甕作饮食数百斛，罗列覆置庭中，其日方平果来，未至经家，则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，比近，皆惊，不知何所在。及至经家，举家皆见方平，著远游冠，朱服虎头鞶裳，五色绶带剑，少鬚，黄色，长短中型人也。乘羽车，驾五龙，龙各异色，麾

节幡旗，前后导从，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。有十二玉壶，皆以腊蜜封其口，鼓吹皆乘麟，从天上下，悬集，不从道行也。既至，从官皆隐，不知所在，惟见方平坐耳。须臾，引见经父母兄弟，因遣人召麻姑相问，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。言方平敬报，久不在民间，今集在此，想姑能暂来语否？有顷，信还，但闻其语，不见所使人也。答言：“麻姑再拜，比不相见。忽已五百余年，尊卑有序，脩敬无阶思念，烦信承来，在彼登当倾倒，而先被记当案行蓬莱，今便暂住，如是当还，还便亲觐。愿未即去，如此两时间。”麻姑来，来时亦先闻人马之声，既至，从官当半于方平也。麻姑至，蔡经亦举家见之。是好女子，年十八九许，于顶中作髻，余发散垂至腰，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绣，光彩耀日，不可名字，皆世所无有也。入拜方平，方平为之起立。坐定，召进行厨，皆金玉杯盘无限也，餽膳多是诸花果，而香气达于内外，擘脯而行之松栢炙，云是麟脯也。麻姑自说：“接待以来，已见东海三为桑田，向到蓬莱，水又浅于往昔，会时略半也，岂将复还为陵陆乎。”方平笑曰：“圣人皆言，海中行复扬尘也。”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，时经弟妇新产数十日，麻姑望见，乃知之曰：“噫，且止，勿前。”即求少许米至，得米，便以撒地，谓以米祛其秽也，视米皆成真珠。方平笑曰：“姑故少年也，吾老矣，不喜复作此曹辈狡狴变化也。”方平语经家人曰：“吾欲赐汝辈酒，此酒乃出天厨，其味醇酿，非俗人所宜饮，饮之或能烂肠，今当以水和之，汝辈勿怪也。”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，搅之，以赐经家人，人饮一升许，皆醉。良久，酒尽，方平语左右曰：“不足复还取也。”以千钱与余杭姥，相闻求其酤酒。须臾信还，得一油囊，酒五十斗许，信传余杭姥答言，恐地上酒不中尊者饮耳。又麻姑手爪不如人爪形，蔡经心中私言，若背大痒时，得此爪以爬背，当佳也。方平已知经心中所言，即使人牵经鞭之，曰：“麻姑，神人也，汝何忽谓其爪可以爬背耶？”便见鞭著经背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。方平告经曰：“吾鞭不可妄得也。”

经比舍有姓陈，失其名字，尝罢尉。闻经家有神人，乃诣门叩头乞拜见，于是方平引前与语，此人边乞得驱使，比于蔡经。方平曰：“君且起，可向日立。”方平从后视之曰：“噫，君心不正，影不端，终不可教以仙道，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。”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小箱中，以与陈尉，告言：“此不能令君度世，止能令君竟本寿，寿自出百岁也，可以消灾治病，病者命未终，及无罪犯者，以符到其家，便愈矣。若有邪鬼血食作祸者，带此传以来社吏，当收送其鬼。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，临时以意治之。”陈尉以此符治病，有效事之者数百家，陈尉寿一百一十一岁而死，死后，其子孙行其符，不复效矣。

方平去后，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，在庭中者悉尽，亦不见人饮食之也。经父母私问经曰：“王君是何神人？复居何处？”经答曰：“常治昆仑山，往来

罗浮山括苍山，此三山上，皆有宫殿，宫殿一如王宫，王君常任天曹事，悉关王君，王君出时，或不尽将百官，惟乘一黄麟，将士数十人侍，每行，常见山林在下，去地当数百丈，所到，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，或有千道者。”

后数年，经复暂归家，方平有书与陈尉，真书廓落大而不工。先是无人知方平名远者，起此，乃因陈尉书知之。其家于今，世世存录王君手书及其符传于小箱中，秘之也。

伯山甫

伯山甫者，雍州人也。在华山中精思服饵，时时归乡里省亲，如此二百余年不老。每入人家，即知人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，有如临见，又知未来吉凶，言无不效。见其外生女年老多病，将药与之，女服药时年七十，稍稍还少，色如桃花。汉遣使者经见西河城东有一女子笞一老翁，其老翁头发皓白，长跪而受杖，使者怪而问之，女子曰：“此是妾儿，昔妾舅氏伯山甫，以神方教妾，妾教使服之，不肯，而至今日衰老，不及于妾，妾恚怒，故与之杖耳。”使者问女及儿今各年几，女子答云：“妾年二百三十岁，儿今年七十。”此女后入华山，得仙而去。

卷四

墨子

墨子者，名翟，宋人也。仕宋为大夫，外治经典，内修道术，著书十篇，号为墨子，世所学之者，与儒家分涂。务尚俭约，颇毁孔子，尤善战守之功。公输班为楚将，作云梯之械，将以攻宋，墨子闻之，，徒行诣楚，足乃坏，裂裳以裹之，七日七夜到楚，见公输班，说之曰：“子为云梯，将以攻宋，宋何罪之有耶？楚余于地而不足于民，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，不可谓智；宋无罪而攻之，不可谓仁；知而不争，不可谓忠；争而不得，不可谓强。”公输班曰：“吾不可以言于王矣！”墨子曰：“子令见我于王。”公输班曰：“诺。”墨子见王曰：“今有人舍其文轩，邻有弊举，而欲窃之，舍其锦绣，邻有短褐，而欲窃之，舍其梁肉，邻有糟糠，而欲窃之，此谓何若人也？”楚王曰：“若然者，必有狂疾。”翟曰：“楚有云梦，麋鹿满之，江汉鱼鳖，为天下富。宋无雉兔井鲋，此犹梁肉之与糟糠也；楚有枏梓松椽，宋无数尺之木，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。臣闻大王吏议攻宋，与此同也。”王曰：“善哉。然公输班已为云梯，谓必取宋。”于是见公输班攻宋。墨子解带为城，以幘为械，公输班乃设攻城之机，九变。而墨子九拒之。公输班之攻城械尽，而墨子之守有余。公输班屈曰：“吾知所以攻子矣，吾不言。”墨子曰：“吾知子所以攻我，吾不言矣。”楚王问其故，墨子曰：“公输班之意，不过欲杀臣，谓宋莫能守耳！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，早已操臣守御之器，在宋城之上，而待楚寇

至矣！虽杀臣不能绝也。”楚乃止，不复攻宋焉。

墨子年八十有二，乃叹曰：“世事已可矣，荣位非可长保，将委流俗以从赤松游矣。”乃谢遣门人，入山精思至道。想像神仙。于是，夜常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。墨子卧后。又有人来，以衣覆之，墨子乃饲之。忽有一人，乃起问之曰：“君岂山岳之灵气乎？将度世之神仙乎？愿且少留。诲以道教。”神人曰：“子有至德好道。故来相候，子欲何求？”墨子曰：“愿得长生，与天地同毕耳。”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，道灵教戒五行变化，凡二十五卷，告墨子曰：“子既有仙分，缘又聪明，得此便成，不必须师也。”墨子拜受。合作，遂得其效，乃撰集其要，以为五行记五卷，乃得地仙，隐居以避战国。至汉武帝时，遂遣使者杨辽，束帛加璧，以聘墨子，墨子不出。视其颜色，常如五六十岁人，周游五岳，不止一处也。

刘政

刘政者，沛国人也。高才博物，学无不览，深维居世荣贵须臾不如学道，可得长生，乃绝进取之路，求养性之术，勤寻异闻，不远千里。苟有胜己，虽奴客，必师事之。后治墨子五行记，兼服朱英丸，年百八十余岁也，如童子。好为变化隐形，又能以一人作百人，百人作千人，千人作万人，又能隐三军之众，使人化成一丛林木，亦能使成鸟兽。试取他人器物，以置其众处，人不觉之；又能种五果之木，便华实可食，生致行厨，供数百人；又能吹气为风，飞沙扬石，以手指屋宇山林壶器，便欲倾坏，更指之，则还如故；又能化作美女之形，及作木人；能一日之中，行数千里；嘘水兴云，奋手起雾，聚壤成山，刺地成渊；能忽老忽少，乍大乍小，入水不湿，步行水上，召江海中鱼鳖蛟龙龟鼉，即皆登岸。又口吐五色之气，方广十里，气上连天。又能腾跃上下，去地数百丈。后不知所在。

孙博

孙博者，河东人也。有清才，能属文，著书百许篇，诵经数十万言。晚乃学道，治墨子之术，能使草木金石皆为火，光照耀数十里。亦能使身中成炎，口中吐火，指大树生草即焦枯，若更指之，则复如故。亦能三军之众，各成一丛火；又有藏人亡奴在军中者，自捕之不得，因就请，博语奴主曰：“吾为卿烧其营舍，奴必走出，卿但谛伺提取之。”于是，博以一赤丸掷于军中，须臾火起涨天，奴果走出而得之，博乃更以一青丸掷之火中，火势即灭，屋舍百物，向已焦燃者，皆悉如故不损。博每作火，有所烧，他人虽以水灌之，终不可灭，须博自止之，乃止耳。行火水中，不但己身不沾，乃能兼使从者数百人皆不沾。又能将人于水上，敷席而坐，饮食作乐，使众人舞于其上，不没不濡，终日尽欢。其疾病者，就博自治，亦无所云，为博直指之，言愈即愈。又山

间石壁及地上盘石，博便入其中，初尚见背及两耳出石间，良久都没。又能吞刀剑数十枚，乃从壁中出入，如有孔穴也。又能引镜为刀，屈刀为镜，可积时不改，须博指之，刀复如故。后入林虑山中，合神丹而仙矣。

班孟

班孟者，不知何许人。或云女子也。能飞行终日，又能坐空虚之中，与人言语；又能入地中，初时没足，至腰及胃，渐渐但余冠帻，良久尽没不见。又以指刻地，即成泉井，而可汲引。又吸人屋上瓦，瓦即飞入人家，人家有桑果数十株，皆聚之成积如山，如此十余日，吹之各还其本处如常。又能含墨舒纸，著前嚼墨，一喷之，皆成文字满纸，各有意义。后服酒饵丹，年四百余岁，更少容。后入大治山中仙去也。

玉子

玉子者，姓张震，南郡人也。少学众经，周幽王徵之不起，乃叹曰：“人居世间，日失一日，去生转远，去死转近，而贪富贵，不知养性。命尽气绝即死。位为王侯，金玉如山，何益于是为灰土乎？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。”乃师长桑子，受其众术，乃造一家之法，著道书百余篇，其术以务魁为主，而精于五行之意，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，消灾散祸。能起飘风发木折屋，作云雷雨雾，以草芥瓦石为六畜龙虎，立便能行，分形为数百千人。能涉行江汉，含水喷之，立成珠玉，遂不复变也。或时闭气不息，举之不起，推之不动，屈之不曲，如此数十日，乃复起如故。每与诸弟子行，各丸泥为马与之，皆令闭目，须臾，皆乘大马，乘之一日千里。又能吐五色气，起数丈，见飞鸟过，指之堕地。又临渊授符，召鱼鳖，鱼鳖皆走上岸。又能使诸弟子举眼即见千里外物，亦不能久也。其务魁时，以器盛水，著两魁之间，吹而嘘之，水上立有赤光，绕之晔晔而起，又以此水治百病，在内者饮之，在外者浴之，皆使立愈。后入崆峒山合丹，丹成，白日升天也。

天门子

天门子者，姓王，名纲。尤明补养之要，故其经曰：“阳生立于寅，纯木之精；阴生立于申，纯金之精。夫以木投金，无往不伤，故阴能溲阳也。阴人著脂粉者，法金之白也。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驻意，精其微妙，审其盛衰，我行青龙，彼行白虎，彼前朱雀，我后玄武，不死之道也。又阴人之情也，有急于阳，然能外自戕抑，不肯请阳者，明金不为木屈也。阳性气刚躁，志节（足束）略，至于游晏，则声气和柔，言辞卑下，明木之畏金也。”天门子既行此道，年二百八十岁，色如童子，乃服珠醴得仙，入玄州去也。

九灵子

九灵子者，姓皇名化。得还年却老，胎息内视之要、五行之道。其经曰

：“此术可以辟五兵，却虎狼，安全己身，营护家门，保子宜孙，内外和睦，人见则喜，不见则思，即宜从军，又利远客，他人谋己，消灭不成，千殃万祸，伏而不起，杜奸邪之路，塞妖怪之门，呪咀之者，其灾不成，厌蛊之者，其祸不行。天下之贤，皆来宗己，倾神灵之心，得百姓之意，田蚕大行，六畜繁孳，奴婢安家，疾病得愈，县官逆解，忿争得胜，百事皆利，世有专世。行此道者，大得其妙。”在人家五百余年，颜容益少。后服鍊丹而乃登仙去矣。

北极子

北极子者，姓阴名恒。其经曰：“治身之道，爱神为宝，养性之术，死入生出，常能行之，与天相毕。因生求生真生矣，以铁治铁之谓真，以人治人谓神。”后服神丹而仙焉。

绝洞子

绝洞子者，姓李名修。其经曰：“弱能制强，阴能弊阳。常若临深履危，御奔乘驾，长生之道也。”年四百余岁，颜色不衰。著书四十篇。名曰《道源》，服丹升天也。

太阳子

太阳子者，姓离名明。本玉子同年之亲友也，玉子学道已成，太阳子乃事玉子，尽弟子之礼，不敢懈怠，然玉子特亲爱之。有门人三十余人，莫与其比也。而好酒恒醉，颇以此见责，然善为五行之道，虽鬓发班白，而肌肤丰盛，面目光华，三百余岁犹自不改。玉子谓之曰：“汝当理身养性，而为众贤法司，而低迷大醉，功业不修，大药不合，虽得千岁，尤未足以免死，况数百岁者乎？此凡庸所不为，况于达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晚学性刚，俗态未除，故以酒自驱。”其骄慢如此。著七宝树之术，深得道要，服丹得仙，时时在世间，五百岁中面汝少童，多酒，其鬓须皓白也。

太阳女

太阳女者，姓朱名翼。敷演五行之道，加思增益，致为微妙行用，其道甚验甚速。年二百八十岁，色如桃花，口如含丹，肌肤充泽，眉鬓如画，有如十七八者也。奉事绝洞子。丹成以赐之，亦得仙升天也。

太阴女

太阴女者，姓卢名全。为人聪达，智慧过人，好玉子之道，颇得其法，未能精妙。时无明师，乃当道沽酒，密欲求贤，积年累久，未得胜己者。会太阳子过之，饮酒，见女礼节恭修，言词闲雅，太阳子喟然叹曰：“彼行白虎螭蛇，我行青龙玄武，天下悠悠，知者为谁。”女闻之大喜，使妹问客：“土数为几？”对曰：“不知也，但南三北五，东七西七，中一耳。”妹还报曰：“客

大贤者，至德道人也，我始问一，已知五矣！”遂请入道室，改进妙饌，盛设嘉珍而享之以自陈，讫，太阳子曰：“共事天帝之朝，俱饮神光之水，身登玉子之魁，体有五行之宝，唯贤是亲，岂有所怪。”遂授补道之要，授以蒸丹之方。合服得仙，仙时年已二百岁，而有少童之色也。

太玄女

太玄女者，姓颛名和。少丧夫主，有术人相其母子曰：“皆不寿也。”乃行道学，治玉子之术，遂能入水不濡，盛寒之时，单衣行水上，而颜色不变，身体温暖。可至积日，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及世人屋舍于他处，视之无异，指之则失其所在。又门户棊櫃有关籥者，指之即开。指山山崩，指树树死，更指之，皆复如故。将弟子行所到山间，日暮，以杖扣山石，石皆有门户开，入其中，有屋室床几帷帐厨廩酒食如常，虽行万里，所在常耳。能令小物忽大如屋，大物忽小于毫芒。野火涨天，嘘之即灭。又能生灾火之中，衣裳不燃。须臾之间，化为老翁小儿车马，无所不为。行三十六术，甚有神效，起死无数，不知其何所服食，颜色益少，鬓发如鸦，忽白日升天而去。

南极子

南极子者，姓柳名融。能合粉成鸡子，吐之数十枚，煮之而啖，出鸡子中黄，皆余有少许粉如指端者，取粉涂杯，呪之即成龟，煮之可食，腹藏皆具，而粉杯成龟壳者，取肉，则壳还成粉杯矣。又取水呪之，即成美酒，饮之醉人。又能举手即成大树，人或折其细枝，以刺屋间，连日犹在，以渐萎黄，与真木无异也。服云霜丹，而得仙去矣。

黄卢子

黄卢子者，姓葛名起，甚能理病，若千里，只寄姓名，与治之，皆得痊愈，不必见病人身也。善气禁之道，禁虎狼百虫皆不得动，飞马不得去，水为逆流一里。年二百八十岁，力举千钧，行及奔马。头上常有五色气，高丈余。天大旱时，能至渊中召龙出，催促便升天，即使降雨，数数如此。一旦，乘龙而去，与诸亲故辞别，遂不复还矣。

卷五

马鸣生

马鸣生者，齐国临淄人也，本性和，字君贤。少为县吏，因逐捕而为贼所伤，当时暂死，得道士神药救之，遂活，便弃职随师。初但欲求受治疮病耳，知其有长生之道，遂久事之，随师负笈。西之女几山，北到玄丘山，南溱淪江，周游天下，勤苦备尝。乃受太清神丹经三卷，归，入山合药，服之，不乐升天，但服半剂，为地仙矣。常居所在不过三年，辄便易处，人或不知其是仙人也。架屋舍，畜仆从，乘车马，与俗人无异。如此展转游九州五百余年，人

多识之，怪其不老。后乃修大丹，白日升天而去也。

阴长生

阴长生者，新野人也。汉阴皇后之属，少生富贵之门，而不好荣位，专务道术。闻有马鸣生得度世之道，乃寻求，遂与相见，执奴仆之役，亲运履之劳。鸣生不教其度世之道，但日夕与之高谈当世之事、治生佃农之业，如此二十余年，长生不懈怠。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，皆悉归去，独有长生不去，敬礼弥肃。鸣生乃告之曰：“子真是能得道者。”乃将长生入青城山中，煮黄土而为金以示之，立坛四面，以太清神丹经受之，乃别去。长生归，合丹但服其半，即不升天，乃大作黄金数十万斤，布施天下穷乏，不问识与不识者。周行天下，与妻子相随，举门而皆不老。后于平都山白日升天，临去时，著书九篇，云：“上古得仙者多矣，不可尽论，但汉兴以来，得仙者四十五人，连余为六矣。二十人尸解，余者白日升天焉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洪闻谚书有之曰：‘子不夜行，不知道上有夜行人，故不得仙者。亦安知天下山林间有学道得仙者耶？’阴君已服神丹，虽未升天，然以类聚，同声相应，便自与仙人相寻索闻见，故知此近世诸仙人之数尔，而民俗谓为不然，以己所不闻，则谓无有，不亦悲哉！夫草泽间士，以隐逸得志，以经籍自娱，不耀文彩，不扬声名，不循求进，不营闻达，尤不识之，岂况仙人。亦何急急，令闻达朝阙之徒，知其所云为哉？阴君自序云：维汉延光元年，新野山北，予受和君神丹要诀，道成去世，副之名山，如有得者，列为真人，行乎去来，何为俗间。不死之道，要在神丹，行气导引，俯仰屈伸，服食草木，可得少延。不求未度，以至天仙，予欲闻道，此是要言，积学所致，无为为神，上士闻之，勉力加勤，下士大笑，以为不然，能知神丹，久视长存。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，封以文石之函，著嵩山；一通黄檀简，漆书之，封以青玉之函，置大华山；一通黄金之简，刻而书之，封以白银之函，著蜀经山；一通白缣，书之，合为一卷，付弟子，使世世当有所传付。又著书三篇，以示将来，其一曰：‘唯余之先，佐命唐虞，爰逮汉世，紫艾重纡，余独好道，而为匹夫，高尚素志，不事王侯，贪生得生，亦又何求，超迹苍霄，乘虚驾浮，青腰承翼，与我为仇，入火不灼，蹈水不濡，逍遥太极，何虑何忧，遨戏仙都，顾愍群愚，年命之逝，如彼川流，奄忽未几，泥土为俦，奔驰索死，不肯暂休。’其二曰：‘余之圣师，体道如贞，升降变化，松乔为邻，惟余同学，十有二人，寒苦求道，历二十春，中多怠慢，志行不勤，痛乎诸子，命也自天，天不妄授，道必归贤，身授幽壤，何时可还，嗟尔将来，勤加精研，勿为俗流，富贵所牵，神道一成，升彼九天，寿同三光，何但亿年。’其三曰：‘惟余垂发，少好道德，弃家随师，东西南北，委于五浊，避世自匿，二十

余年，名山之侧，寒不遑衣，饥不暇食，思不敢归，老不敢息，奉事圣师，承颜悦色，面垢足胝，乃见哀识，遂授要诀，恩深不测，妻子延年，咸享无极，黄金已成，货财十亿，役使鬼神，玉女侍侧，余得度世，神丹之力。’阴君留人间一百七十年，色如童子，白日升天也。”

茅君

茅君者，名盈字叔申，咸阳人也。高祖父濛，字初成，学道于华山，丹成，乘赤龙而升天，即秦始皇时也，有童谣曰：“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驾龙上天升太清，时下玄洲戏赤城，继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学之腊嘉平。”其事载史纪详矣。秦始皇方求神仙长生之道，闻谣言，以为己姓符合谣讖，当得升天，遂诏改腊为嘉平，节以应之，望祀蓬莱，使徐福将童男童女，入海求神仙之药。

茅君十八岁入恒山学道，积二十年，道成而归，父母尚存，见之怒曰：“为子不孝，不亲供养而寻逐妖妄，流走四方。”举杖欲击之。君跪谢曰：“某受天命，应当得道，事不两济，违远供养，虽无旦夕之益，而使父母寿老，家门平安。某道已成，不可鞭辱，恐非小故。”父怒不已，操杖击之，杖即摧折而成数十段，皆飞扬如弓激矢，中壁穿柱，壁柱俱陷。父惊，即止。君曰：“向所启者，实虑如斯，邂逅中人，即有伤损。”父曰：“汝言得道，能起死人否？”君曰：“死人罪重恶积，不可复生者，即不可起也；若横受短折者，即可令起也。”父因问乡里死者若干人，谁当可起之，君乃遂召社公问之，父闻中庭有人应对，不之见也。问社公：“此村中诸已死者，谁可起之？”众人皆闻社公对曰：“某甲可起。”君乃曰：“促约来所关由，使发遣之事须了，可掘。”于是日入之后，社公来曰：“事已决了，便可发出。”于是君语死者家人，掘之，发棺，出死人，死人开目动摇，但未能语，举而出之，三日后能坐，言语了了。如此发数十人，皆复生，活十岁方复死尔。

时君之弟名固字季伟，次弟名衷字思和，仕汉位至二千石，将之官，乡里亲友会送者数百人，亲属荣晏时，茅君亦在座，乃曰：“吾虽不作二千石，亦当有神灵之职，克三月十八日之官，颇能见送乎？”在座中众宾皆相然曰：“此君得道当出，众皆复来送也。”君曰：“若见顾者，诚荷君之厚意也，但空来，勿有损费，吾当自有供给。”至期日，君门前数顷之地忽自平治，无复寸草，忽见有青缣帐幄，下敷数重白毡，容数千人，远近皆神异之。翕然相语，来者塞道，数倍于前送弟之时也。宾客既集，君言笑延接，一如常礼。不见指使之人，但见金盘玉杯，自到人前，奇馔异果，不可名字，美酒珍饌，宾客皆不能识也。妓乐丝竹，声动天地，随食随益，人人醉饱。明日迎官来至，文官则朱衣紫带，数百人，武官则甲兵旌旗，器仗耀日，千余人。茅君乃与父母宗亲辞别，乃登羽盖车而去，麾幢幡盖，旌节旄钺，如帝王也，驂驾龙

虎麒麟白鹤狮子，奇兽异禽，不可名识，飞鸟数万，翔覆其上，流云彩霞，霏霏统其左右。去家十余里，忽然不见，观者莫不叹息。

君遂径之江南，治于句曲山。山有洞室，神仙所居，君治之焉。山下之人，为立庙而奉事之。君尝在帐中与人言语，其出入或导引人马，或化为白鹤。人有疾病祈之者，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，须臾一一掷还，鸡子如旧，归家剖而视之，内无黄者，病人当愈，中有土者，不愈。以此为候焉，鸡子本无开处也。庙中常有天乐异香奇云瑞气，君或来时，音乐导从，子天而下，或终日乃去。远近居人，赖君之德，无水旱疾疠，螟蝗之灾，无刺草毒木及虎狼之厉。时人因呼此山为茅山焉。

后二弟年衰，各七八十岁，弃官委家，过江寻兄，君使服四扇散，却老还婴，于山下洞中修炼四十余年，亦得成真。太上老君命五帝使者持节，以白玉版黄金刻书，加九锡之命，拜君为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，主吴越生死之藉，方却升天，或治下于潜山。又使使者以紫素策文，拜固为定录君，衷为保命君，皆例上真，故号三茅君焉。其九锡文紫素策文多不具载，自有别传其后。每十二月二日、三月十八日，三君各乘一白鹤，集于峰顶也。

张道陵

天师张道陵，字辅汉，沛国丰县人也。本太学书生，博采五经。晚乃叹曰：“此无益于年命。”遂学长生之道，得黄帝九鼎丹经，修炼于繁阳山，丹成服之，能坐在立亡，渐渐复少。后于万山石室中，得隐书秘文及制命山岳众神之术，行之有验。

初天师值中国纷乱，在位者多危，退耕于余杭。又汉政陵迟，赋敛无度，难以自安，虽聚徒教授，而文道凋丧，不足以拯危佐世。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，十年之间已成道矣。闻蜀民朴素可教化，且多石山，乃将弟子入蜀，于鹤鸣山隐居。既遇老君，遂于隐居之所备药物，依法修炼，三年丹成，未敢服饵。谓弟子曰：“神丹已成，若服之，当冲天为真人，然未有大功于世，须为国家除害兴利，以济民庶，然后服丹即轻举，臣事三境，庶无愧焉。”老君寻遣清和玉女，教以吐纳清和之法，修行千日，能内见五藏，外集外神，乃行三步九迹，交乾履斗，随罡所指，以摄精邪，战六天魔鬼，夺二十四治，改为福庭，名之化字，降其帅为阴官。先时蜀中魔鬼数万，白昼为市，擅行疫病，生民久罹其害，自六天大魔推伏之后，陵斥其鬼众，散处西北不毛之地，与之为誓曰：“人主于昼，鬼行于夜，阴阳分别，各有司存，违者正一有法，必加诛戮。”于是幽冥异域，人鬼殊途。今西蜀青城山，有鬼市并天师誓鬼碑石天地石，日月存焉。

栾巴

栾巴，蜀人也。太守请为功曹，以师事之，请试术，乃平生入壁中去，壁外人叫虎狼，还乃巴也。迁豫章太守，有庙神，能与人言语，巴到，推社稷，问其踪由，乃老往齐为书生，太守以女妻之，生一男。巴往齐，勅一道符，乃化为狸。巴为尚书，正旦，会群臣，饮酒，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嚔之，奏云：“臣本乡成都市失火，故为救之。”帝驰驿往问之，云：“正旦失火时，有雨自东北来，灭火，雨皆作酒气也。”故终日不违如愚，若无所得而愚，是乃物之块然者也。士大夫学道者多矣，然所谓八段锦六字气，特导引吐纳而已，不知气血寓于身而不可扰，贵于自然流通，世岂复知此哉？虽日宴坐，而心骛于外，营营然如飞蛾之赴霄烛，苍蝇之触晓牕，知往而不知返，知就利而不知避害。海鱼有以虾为目者，人皆笑之，而不知其故。昼非日，不能驰，夕非火，不能鉴。故学道者，须令物不能迁其性，冶容曼色，吾视之与嫫母同，大厦华屋，吾视之与茅茨同。澄心清静，湛然而无思时，导其气即百骸皆通。抱纯白养太玄，然后不入其机，则知神之所为，气之所生，精之所复，何行而不至哉？所著百章发明道秘，要眇深切，迷途之指南也。

卷六

淮南王

淮南王安，好神仙之道，海内方士从其游者多矣。一旦，有八公诣之，容状衰老，枯槁伛偻，阖者谓之曰：“王之所好，神仙度世长生久视之道，必须有异于人，王乃礼接，今公衰老如此，非王所宜见也。”拒之数四，公求见不已，阖者对如初。八公曰：“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见，却致少年，又何难哉？”于是振衣整容，立成童幼之状，阖者惊而引进。王倒屣而迎之，设礼称弟子，曰：“高仙远降，何以教寡人？”问其姓氏，曰：“我等之名，所谓文五常、武七德、枝百英、寿千龄、叶万椿、鸣九皋、修三田、岑一峰也，各能吹嘘风雨，震动雷电，倾天骇地，回日驻流，役使鬼神，鞭撻魔魅，出入水火，移易山川，变化之事，无所不能也。”时王之王小臣伍被，曾有过，恐王诛之，心不自安，诣关告变，证安必反，武帝疑之，诏大司农持节淮南，以案其事，大司农至，八公谓王曰：“伍被人臣，而诬其主，天必诛之，王可去矣。此亦天遣王耳，君无此事，日复一日，人间岂可舍哉？”乃取鼎煮药，使王服之，骨肉近三百余人，同日升天，鸡犬舐药器者，亦同飞去。八公与王驻马于山石上，但留人马踪迹，不知所在。大司农以此事奏帝，帝大懊恨，命诛伍被。自此广招方士，亦求度世之药，竟不得。其后，王母降时，授仙经，密赐灵方，得尸解之道。由是茂陵玉箱金杖丹出入人间，抱犊道经见于山洞，亦视武帝不死之迹耳。

李少君

李少君，字云翼，齐国临淄人也。少好道，入泰山采药，修绝谷遁世全身之术，道未成而疾，困于山林中。遇安期先生经过，见少君，少君叩头乞活，安期愍其有至心，而被病当死，乃以神楼散一匕与服之，即起。少君于是求随安期，奉给奴役使任，师事之。安期将少君东至赤城，南至罗浮，北至大垣，西游玉门，周流五岳，观看江山，如此数十年。安期一旦语之：“我被玄洲召，即日当去，汝未应随我至彼，今当相舍去也。复六百年，当迎汝于此。”因授神丹炉火、飞雪之方、誓约口诀，毕。须臾，有乘龙虎导引数百人迎安期，安期乘羽车而升天也。少君于是还，斋戒卖于市，商佑六国，或时为吏，或作师医治病，或时煦赁，易姓改名，游行处所，莫知其有道。逮汉武帝之时，闻帝招募方士，特敬道术，而先贫不办合大药，喟然长叹语弟子曰：“老将至矣，死将近矣，而财不足用，躬耕力作，商佑求钱，必不致办合药，又吾亦羸拙于斯事也。闻天子好道，请欲见之，求为合丹，可得恣意，无求不得，天子中成者成之，不中教者便舍去。吾在世上已五百余年，而不为一权者，必不免于虫蚁之粮矣。”乃以方上武帝，言：“臣能凝汞成白银，飞丹砂成黄金，金成服之，白日升天，神仙无穷，身生朱阳之羽，体备圆光之翼，竦则凌天，伏入无间；控飞龙而八遐已遍，驾白鸿而九陔立周。（宝盖具）海之枣大如瓜，钟山之李大如瓶，臣已食之，逮先师安期先生授臣口诀，是以保黄物之可成也。”于是引见，甚尊敬之，赐遗无数，为立屋地。武帝自谓必能使我度世者。少君尝从武安侯饮酒，坐中有老人，年九十余，少君言与其祖父游射处，老人为小儿时，从其祖父，识有此人，一座尽惊。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，少君望而识之曰：“昔齐桓公尝陈此器于栢寝。”帝按其刻，果齐桓公器，乃知少君数百岁人也。然视之常时年五十许人，面色甚好，肌肤悦泽，尤有光华，眉目口齿，似十五童子，诸侯王（上奥下贝）人闻能令其人不死，老更少壮，馈遗之金钱无限，乃密作神丹，丹成未服，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书，凡十二事。帝以元封四年七月，以书授少君，到元封六年九月，少君称疾，上表云：“陛下思心玄妙，志甄长生，于是招访道术，无远不至，精诚感神，天神斯降，自非宿命所适，孰能偕合？然丹方禁重，宜绝臭腥，泔养物仁，克仙蠢动。而陛下不能绝奢侈，远声色，杀伐不止，喜怒不除，万里有不归之鬼，市朝有流血之刑。神丹大道，未可得成。而臣疾与年偕，今者虚瘵，又不获躬亲，斋戒预睹彭祖丹砂之变，于此邈矣。先师安期先生，昔所赐金丹之方，信而有徵，若按节度奉法戒，尔乃可备用之焉。若郁砂虹飞，玄朱九转，剖六二而流精夺日，探霜雪而月光风卷，徘徊丹霞，沸腾龙虎，投铅锡而黄金克成，刀圭入喉而凋气立反。尔乃驾神虬以上升，骋云车以涉远，当騃此方之神，将明小臣之不妄矣。”乃以小丹方与帝，而称疾，固非大丹方也。其夜

，武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上，半道有绣衣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上下，言：“太一请少君。”武帝觉，即遣使者问少君消息，且告近臣曰：“如朕梦，少君将舍朕去矣！”明日少君临病困，武帝自往视，并使左右人受其方书，未竟而少君绝，武帝流涕曰：“少君不死也，故作此而去。”既敛之，忽失其所在，中表衣带不解，如蝉蛻也。于是为殓其衣物，百余日，行人有见少君在河东蒲坂市者，乘青骡，帝闻之，使发其棺，棺中无所复有，钉亦不脱，唯余履在耳。武帝殊盖懊恨求少君之不勤也。明年栢梁台火烧，失诸秘书妙文也。

初，少君与议郎董仲相亲，见仲宿有固疾，体枯气少，乃与其成药二剂，并其方一篇，用戊巳之草，后土脂，精艮兽沉肪，先莠之根，百卉华体，龙衔之草，亥月上旬，合煎铜鼎，童男童女，服尽一剂，身体便轻，服尽三剂，齿落更生，服尽五剂，命不复倾。仲为人刚直，博学五经，然不达道术，常笑人服药学道，数上书谏武帝，以为人生有命，衰老有常，非道术所能延益，虽见其有异，以为天性，非术所致，得其药竟不服，又不解从问其方，为藏去之而已。少君去后数月，仲并甚矣。又武帝数道其梦，恨惜之，仲乃忆所得少君药，试取服之，未半，能行，身体轻壮，所苦了愈，药尽，气力如三十时，乃更信世间有不死之道，即以去官，行求道士，问以方意，悉不能晓。然白发皆还黑，形容甚盛，后八十余乃死，临死谓子道生曰：“我得少君神方，我不信事，怀恨黄泉，汝后可行求术人问，解之者，若长服此药，必度世也。”道生感父遗言，遂不肯仕，周旋天下，求解此方。到江夏遇博泽先生，先生曰：“此乃非神丹金玉也，可使人得数百年而已耳。”乃具为说解其方意，所用物真名。道生合药，服之，得寿三百七十岁，入鸡头山中，不知竟得道不。同时卓元成、张子仁、吴士耳、蔡子盛、魏仲明、张元达服之，或得三百岁，或得五百岁，皆至死不病，不伛，面不皱理，齿不落，发不白，房屋不废。此盖少君凡弊方耳，尤使人如此，况其上方邪？少君当去时，密以六甲左右灵飞术十二事传东郭延，以神丹飞玄之方授少君乡里人蒯子顺者，此二人后学道，并得仙。少君又授子训昆仑神州贞形也。

王真

王真，字叔坚，上党人也。少为郡吏，年七十，乃好道，寻见仙经杂言，说郊间人者，周宣王时郊间采薪之人也，采薪而行歌曰：“巾金巾，入天门，呼长精，噀玄泉，鸣天鼓，养泥丸。”时人莫能知，唯柱下史曰：“此是活国中人，其语秘矣，其人乃古之渔父也。何以知之？八百岁人，目瞳正方；千岁人，目理从。采薪者乃千岁之人也。”真读此书而不解其旨，遂搜问诸所在道士，经年，而遇有解其旨者语真曰：“此近浅之术也，为可驻年反白而已。”乃语诀云：“巾金巾者，恒存肺炁入泥丸中，徐徐以绕身，身常光泽；噀玄

泉者，漱其口液而服之，使人不老，行之七日有效；鸣天鼓者，朝起常叩齿三十六下，使身神安，又夜恒存赤气，从天门入周身内外，在脑中变为火，以燔身，身与火同光，如此存之，亦名曰炼形；泥丸，脑也；天门，口也，习闭炁而吞之，名曰胎息；习漱舌下泉而咽之，名曰胎食。行之勿休。”真受诀，施行胎息胎食炼形之方，甚有验断。够二百余年，肉色光美，徐行及马，力兼数人，自叹曰：“我行此术唯可不死，岂及神丹金玉之方邪？”乃师事蒯子训，子训授其肘后方也。魏武帝闻之，呼与相见，见真年可三十许，意嫌其虚诈，定校其乡里，解异口同辞，多有少小见真者，乃信其有道，甚敬重之。郗孟节师事真十数年，真以蒸丹小饵法授孟节，得度世。乡里计真已四百岁。后一日将三少妾登女几山，语弟子言：“合丹去。”去遂不复还。真日行三百里，孟节能合枣核以不食，至十年，又能闭炁不息，身不动摇，若死人，可至百日半岁，亦有家室，此法是真所习郊间人之法也，孟节为人质谨，不妄言，魏武帝为立茅舍，使令诸方士。晋惠怀之际人，故有见孟节在长安市中者，魏武帝时亦善招求方术，道士皆虚心待之，但诸得道者，莫肯告之以要言耳。

陈长

陈长者，在苕屿山六百年，每四时设祭，亦不饮食，亦无所修，人有病者，与祭水饮之，皆愈也。

刘纲

刘纲者，上虞县令也。与妻樊夫人俱得道术，二人俱坐林上，纲作火烧屋，从东边起，夫人作雨，从西边上，火灭。

樊夫人

樊夫人者，刘纲之妻也。纲字伯鸾，仕为上虞令，亦有道术，能檄召鬼神，禁制变化之道，亦潜修密证，人莫能知。为理尚清净简易，而政令宣行，民受其惠，无旱暵漂垫之害，无疫毒鸷暴之伤，岁岁大丰，远近所仰。暇日与夫人较其术用，俱坐堂上，纲作火烧客碓舍，从东而起，夫人禁之，火即便灭。庭中两株桃，夫妻各咒一株，使之相斗击，良久，纲所咒者不胜。数走出于篱外，纲唾盘中，即成鲫鱼，夫人唾盘中，成獭，食其鱼。纲与夫人入四明山，路值虎，以面向地，不敢仰视，夫人以绳缚虎牵归，系于床脚下。纲每共试术，事事不胜。将升天，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，纲升树数丈，方能飞举，夫人即平坐床上，冉冉如云炁之举，同升天而去矣。

东陵圣母

东陵圣母者，广陵海陵人也。适杜氏，师事刘纲学道，能易形变化，隐显无方。杜不信道，常恚怒之。圣母或行理疾救人，或有所之诣，杜恚之愈甚，告官讼之，云圣母奸妖，不理家务。官收圣母付狱，顷之，已从狱窗中飞去

，众望见之，转高入云中，留所著履一緉在窗下，自此升天，远近立庙祠之，民所奉事，祷祈立效。常有一青鸟在祭所，人有失物者，乞问所在，青鸟即集盗物人之上，路不拾遗。岁月稍久，亦不复尔。至今海陵海中，不得为奸盗之事，大者即风波没溺、虎狼杀之，小者即病伤也。

孔元

孔元者，常服松脂茯苓松实，年更少壮，已一百七十余岁。人或饮酒，请元作酒令，元乃以杖柱地倒立，头向下，持酒倒饮，人不能为之也。乃于水边凿岸作一穴，方丈余，止其间，断谷或一月两月而出。后入西华岳得道也。

王烈

王烈，字长休，邯郸人。常服黄精并炼铅，年二百三十八岁，有少容，登山如飞。少为书生，嵇叔夜与之游，烈入太行山，闻山裂声，往视之，山断数百丈，有青泥出如髓，取抟之，须臾成石，如热腊之状，食之味如粳米，仙经云：神仙五百岁，辄一开，其中有髓，得服之者，与天地齐毕。

涉正

涉正，字玄真，巴东人。说秦王时事如目前，常闭目，行亦不开，弟子数十年莫见其开目者，有一弟子固请开之，正乃为开目，有声如霹雳，光如电，弟子皆匍地。李八百呼为四百岁小儿也。

焦先

焦先，字孝然，河东人也。汉末关中乱，先失家属，独窜于河渚间，食草饮水，无衣履。时太阳长朱南望见之，谓之亡士，欲遣船捕取，同郡侯武阳语县“此狂痴人耳”，遂注其籍，给廩日五升，人皆轻易之，然其行不践邪迳，必循阡陌，及其抢拾，不取大穗，饥不苟食，寒不苟衣，每出，见妇人则隐翳，须至乃出，自作一爪牛庐，净扫其中，营木为床，而草褥其上，至天寒时，篝火以自炙，呻吟独语。太和青龙中，尝持一杖南渡，河水泛涨辄独云未可也，由是人颇疑不狂，所言多验，谓之隐者也。年八十九终。

孙登

孙登，字公和，汲郡人。无家属，于郡北山为土坑居之，好读易，抚一弦琴，性无喜怒。人或投诸水中，欲观其怒，登既出，便大笑。尝住宜阳山，有作炭人见之，知非常人，与语，登不应。文帝闻之，使阮籍往观，既见与语，亦不应。嵇康从之游三年，问其所图，终不答，康将别，谓曰：“先生竟无言乎？”登乃曰：“子识火乎？生而有光，而不用其光，果在于用光？人生而有才，而不用其才，果在于用才？故用光在乎得薪，所以保其体；用才在乎识贞，所以全其生。今子才多识寡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！子无求乎？”康不能用。后作幽愤诗曰：昔惭柳下，今愧孙登。竟莫知其所终。

卷七

东郭延

东郭延，字公游，山阳人也。少好道，闻李少君有道，求与相见，叩头乞得执侍巾栉洒扫之役，少君许之，见延小心良谨，可成，临当去，密以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术、游虚招真十二事授延，告之曰：“此亦要道也，密而行之，亦升天矣。”口诀毕而遣去。延遂还家，合服灵飞散，能夜书，在寝室中，身生光点，左右行六甲左右术，能占吉凶，天下当（敲右十又）者，识与不识，皆逆知之。又役使鬼神，收摄虎豹，无所不为。在乡里四百岁不老。汉建安二十一年，一旦，有数十人乘虎豹之来迎之，邻尽见之，乃与亲故别而辞去，云“诣昆仑台”，临去延以神丹方、五帝灵飞秘要传尹先生。

灵寿光

灵寿光者，扶风人也。年七十时，得朱英丸方，合服之，转更少，如年二十。时至建安元年，已二百二十岁矣。

刘京

刘京，字太玄，南阳人也，汉孝文皇帝侍郎也。后弃世从邯郸张君学道，受饵朱英丸方，合服之，百三十岁，视之如三十许人。后师事苏子训，子训授京五帝灵飞六甲十二事，神仙十洲真形诸秘要，京按诀行之，甚效，能役使鬼神，立起风雨，名致行厨，坐在立亡，而知吉凶期日。又能为人祭天益命，或得十年，到期皆（敲右十又），其不信者，至期亦（敲右十又）。周流名山五岳，与王真俱行，悉遍也。

魏武帝时，故游行诸弟子家。皇甫隆闻其有道，乃随事之，以云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，隆按合行服之，色理日少，发不白，齿不落，年三百余岁，不知能得度世不耳。魏黄初三年，京入衡山中去，遂不复见，京语皇甫隆曰：“治身之要，当朝朝服玉泉，使人丁壮有颜色，去三虫而坚齿也。玉泉者，口中液也。朝来起早，漱液满口，乃吞之，琢齿二七过，如此者三乃止，名曰炼精，使人长生也。夫交接之道至难，非上士不能行之，乘奔牛惊马未足喻其险坠矣。卿性多淫，得无当用此自戒乎！”如京言，虑隆不得度世也。

严青

严青者，会稽人也。家贫，常在山中烧炭，忽遇仙人云：“汝骨相合仙。”乃以一卷素书与之，令以净器盛之，置高处，兼教青服石脑法。青遂以净器盛书，置高处，便闻左右常有十数人侍之。每载炭出，此神便为引船，他人但见船自行。后断谷入小霍山去。

帛和

帛和，字仲理。师董先生行炁断谷术，又诣西城山师王君，君谓曰：“大

道之诀，非可卒得，吾暂往瀛洲，汝于此石室中，可熟视石壁，久久当见文字，见则读之，得道矣。”和乃视之，一年了无所见，二年视有文字，三年了然见太清中经、神丹方、三皇文、五岳图，和诵之，上口。王君回曰：“子得之矣。”乃作神丹，服半剂，延年无极，以半剂作黄金五十斤，救惠贫病也。

赵瞿

赵瞿者，上党人也。病癰历年，众治之，不愈，垂死，或云：“不及活流弃之。”后子孙转相注易，其家乃赍粮将之送置山穴中。瞿在穴中自怨不幸，昼夜悲叹涕泣。经月，有仙人经过穴，见而哀之，具问讯之，瞿知其异人，乃叩头自陈乞哀。于是仙人以一囊药赐之，教其服法。瞿服之，百许日，疮都愈，颜色丰悦，肌肤玉泽。仙人又过视之，瞿谢受更生活之恩，乞丐其方。仙人告：“此是松脂耳，此山中更多此物，汝炼服之，可以长生不死。”瞿乃归家，家人初谓之鬼也，甚惊愕。瞿遂长服松脂，身体转轻，气力百倍，登危越险，终日不极。年百七十岁，齿不堕，发不白。夜卧，忽见台间有光大如镜者，以问左右，皆云不见，久而渐大，一室尽明，如昼日。又夜见面上有綵女二人，长二三寸，而体皆具，但为小耳，游戏其口鼻之间，如是且一年，此女渐长大，出在其侧。又常闻琴瑟之音，欣然独笑。在人间三百许年，色如小童。乃入抱犊山去，必地仙也。

宫嵩

宫嵩者，大有文才，著道书二百余卷，服云母，得地仙道。后入芋屿山中仙去。

容成公

容成公，行玄素之道，延寿无极。

董仲君

董仲君者，临淮人也。服炁炼形，二百余岁不老。曾被诬系狱，乃佯死，须臾虫出，狱吏乃舁出之，忽失所在。

倩平吉

倩平吉者，沛人也。汉初入山得道，至光武时不老，后托形尸假，百余年却还乡里也。

王仲都

王仲都者，汉中人也。汉元帝常以盛暑时暴之，绕以十余炉火而不热，亦无汗。凝冬之月，令仲都单衣，无寒色，身上气蒸如炊。后不知所在。

程伟妻

汉黄门郎程伟，好黄白术。娶妻得知方家女。程常从驾出而无时衣，甚忧，妻曰：“请致两段缣。”缣即无故而至前。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，妻乃往

视伟，伟方扇炭烧笛，笛中有水银，妻曰：“吾欲试相视一事。”乃出其囊中药少许投之，食顷发之，已成银。伟大惊曰：“道在汝处，而不早告我，何也？”妻曰：“得之须由命者。”于是伟日夜说诱之，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，犹不肯告伟，伟乃与伴谋挝笞杖之，妻辄知之，告伟言：“道必当传其人，得其人得路相遇，辄教之。如非其人，口是而心非，虽寸断而支解，而道犹不出也。”伟逼之不止，妻乃发狂，裸而走，以泥自涂，遂卒。

蓟子训

蓟达，字子训，齐国临淄人，李少君之邑人也。少仕州郡，举孝廉，除郎中，又从军拜驸马都尉。晚悟治世俗综理官无益于年命也，乃从少君学治病作医法，渐久，见少君有不死之道，遂以弟子之礼事少君而师焉。少君亦以子训用心专，知可成就，渐渐告之以道家事，因教令胎息胎食住年止白之法，行之二百余年，颜色不老。

在乡里与人信让从事，性好清静，常闲居读《易》，时作小小文疏，皆有意义。少君晚又授子训无常子大幻化之术，按事施行，皆效。曾见比舍家抱一儿，从求抱之，失手而随地，即死，其家素尊敬之，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，谓此儿命应不成人，行已积日，转不能复，思之，子训因还外抱儿还家，家人恐是鬼，乞不复用，子训曰：“但取，无苦，故是汝儿也。”儿识其母，喜笑欲往母，乃取之，意犹不了，子训既去，夫妇共往掘视所埋死儿窆器中，有泥儿长六寸许耳，此儿遂长大。又诸老人发必白者，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，宿昔之间，则明旦皆发黑矣，亦无所施为，为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；亦复有不使人发黑者，盖神幻之大变者也。

京师贵人闻之，莫不虚心欲见子训，而无缘致之。子训比居有年少为太学生，于是诸贵人共呼语之：“卿所以勤苦读书者，欲以课试规富贵耳。但为吾一致蓟子训来，能使卿不劳而达。”书生许诺，乃归，就事子训，朝夕洒扫，立侍左右，如此且二百日，子训语书生曰：“卿非学道者，何能如此？”书生曰：“忝乡里末流，长幼之道自当尔。”子训曰：“何以不道实而作虚饰邪？吾以具知卿意，诸贵人欲得见我，我亦何惜一行之劳而不使卿得荣位乎？便可还语诸人，吾某月某日当往。”书生甚喜，到京师，具向诸贵人说此意。到期日，子训未行，书生父母忧之，往视子训，子训曰：“恐我不行也，不使卿儿失信，当发以食时去所居。”书生父母相谓曰：“蓟先生虽不如期至，要是往也，定后日。”书生归，推计之，子训以其日中时到京师，是不能半日行千余里。既至，书生往见之子训，子训问书生曰：“谁欲见我者？”书生曰：“欲见先生者甚多，不敢枉屈，但乞知先生所止，自当来也。”子训曰：“不须使来，吾尚千余里来宁，复与诸人计此邪？卿今日使人人尽语之，使

各绝宾客，吾日中当往，临时自当择所先诣。”书生如其言语贵人，贵人各洒扫，到日中子训往。凡二十三处，便有二十三子训，各往一处，诸贵人各各喜，自谓子训先诣之。定明日相参同，同时各有一子训，其衣服颜色皆如一，而论说随主人谘问，各各对答不同耳。主人竝为设酒食之具，以饷子训，皆各家家尽礼饮食之。于是远近大惊，诸贵人竝欲诣之。子训谓书生曰：“诸人谓我当有重瞳八采，故欲见我，我亦无所道，我不复往便尔，去矣！”适出门，诸贵人冠盖塞道，到门。书生言：适去东陌上乘青骡者是也。于是各各走马逐之，望见其骡徐徐而行，各走马逐之不及，如此行半日，而常相去一里许，不可及也，乃各罢还。

子训既少君乡里弟子，微密谨慎，思证道奥，随时明匠，将足甄综众妙矣。

卷八 葛玄

葛玄，字孝先，丹阳人也。生而秀颖，性识英明，经传子史，无不该览。年十余，俱失怙恃，忽叹曰：“天下有常不死之道，何不学焉！”因遁迹名山，参访异人，服饵芝术，从仙人左慈，受九丹金液仙经，玄勤奉斋科，感老君与太极真人，降于天台山，授《玄灵宝》等经三十六卷。久之，太上又与三真人项负图光、乘八景玉舆、宝盖幡幢旌节，焕耀空中，从官千万。命侍经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韞，出洞元大洞等经三十六卷，及上清斋二法，一，绝群独宴，静炁遗形，冥心之斋也；二，清坛肃侣，依太真之仪，先拔九祖，次及家门，后谢己身也。灵宝斋六法：一金籙，调和阴阳，宝镇国祚；二玉籙，保佑后妃公侯贵族；三黄籙，卿相牧伯拨度九祖罪原；四明真，超度祖先，解诸冤对；五三元，自谢犯戒之罪；六八节，谢七祖及己身，请福谢罪也。及洞神太一涂炭等斋升戒法等件，悉遵太上之命。修炼勤苦不怠，尤长于治病收効鬼魅之术，能分形变化。吴大帝要与相见，欲加荣位，玄不枉，求去不得，待以客礼。一日，语弟子张恭言：“吾为世主所逼留，不遑作太乐，今当以八月十三日中时去矣。”至期，玄衣冠入室，卧而气绝，颜色不变。弟子烧香守之，三日三夜，夜半忽大风起，发屋折木，声响如雷，烛灭良久。风止燃烛，失玄所在，但见委衣床上，带无解者。明旦问邻人，邻人言：“了无大风。”风止在一宅内，篱落树木并败折也。

左慈

左慈者，字元放，庐江人也。少明五经，兼通星纬，见汉祚将尽，天下乱起，乃叹曰：“值此衰运，官高者危，财多者死，当世荣华不足贪也。”乃学道术，尤明六甲，能役使鬼神，坐致行厨。精思于天柱山中，得石室内九丹金

液经，能变化万端，不可胜纪。

曹公闻而召之，闭一室中，使人守视，断其谷食，日与二升水，期年乃出之，颜色如故。曹公曰：“吾自谓天下无不食之人。”曹公乃欲从学道。慈曰：“学道当得清静无为，非尊者所宜。”曹公怒，乃谋杀之，慈已知之，求乞骸骨，曹公曰：“何忽去耳？”慈曰：“公欲杀慈，慈故求去耳。”曹公曰：“无有此意，君欲高尚其志者，亦不久留也。”乃为设酒。慈曰：“今当远适，愿乞分杯饮酒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是时天寒，温酒尚未热，慈解剑以搅酒，须臾剑都尽，如人磨墨状。初，曹公闻慈求分杯饮酒，谓慈当使公先饮，以余与慈耳，而慈拔簪以画杯酒，酒即中断，分为两向。慈即饮其半，送半与公，公不喜之，未即为饮，慈乞自饮之，饮毕，以杯掷屋栋，杯悬着栋动摇，似飞鸟之俯仰，若欲落而不落，一座莫不瞩目视杯。既而已失慈矣，寻问之，慈已还所住处。曹公遂益欲杀慈。乃勅内外收捕慈，慈走群羊中，追者视慈入群羊中，而奄忽失之，疑其化为羊也，然不能分别之。捕吏乃语羊曰：“人主意欲得见先生，暂还无苦。”于是群羊中有一大者，跪而言。吏乃相谓曰：“此跪羊慈也。”复欲擒之，羊无大小悉长跪，追者亦不知慈所在，乃止。

后有知慈处者以告曹公，公遣吏收之，得慈。慈非不得隐，故欲令人知其神化耳。于是受执入狱，狱吏欲考讯之，户中有一慈，户外亦有一慈，不知孰是。曹公闻而愈恶之，使引出市杀之。须臾，有七慈相似，官收得六慈，失一慈。有顷，六慈皆失，寻又见慈走入市，乃闭市四门而索之，或不识者问慈形貌何似，传言慈眇一目，青葛巾单衣，见有似此人者便收之。及尔一市中人皆眇一目，葛巾单衣，竟不能分。曹公令所在普逐之，如见便杀。

后有人见慈，便断其头以献曹公，公大喜，及至视之，乃一束茅耳。有从荆州来者，见慈在荆州，荆州牧刘表以为惑众，复欲杀慈，慈竟已知，表出耀兵，乃欲见其道术，乃徐去诣表，说‘有薄礼愿以饷军’。表曰：“道人单侨，吾军人众，非道人所能饷也。”慈重道之，表使人取之。有酒一器，脯一束，而十余人共舁之不起，慈乃自取之，以一刀削脯投地，请百人运酒及脯，以赐兵士，人各酒三杯，脯一片，食之如常酒脯味，凡万余人皆周足，而器中酒如故，脯亦不减。座中又有宾客数十人，皆得大醉。表乃大惊，无复害慈之意。

慈数日委表东去入吴，吴有徐随者，亦有道术，居丹徒。慈过随门，门下有客车六七乘，客诈慈云：“徐公不在。”慈便即去。宿客见其牛皆在杨柳树杪行，适上树即不见，下即复见牛行树上，又车毂中皆生荆棘，长一尺，斫之不断，摇之不动。宿客大惧，入报徐公，说：“有一眇目老公至门，吾欺之，言公不在，此人去后，须臾使车牛皆如此，不知何意？”徐公曰：“咄咄

，此是左公愚我，汝曹那得欺之，急追之！”诸客分布逐之，及慈，罗列叩头谢之，慈意解，即遣还去。及至，见车牛如故系在，车毂中无复荆木色。

慈见吴先主孙权，权素知慈有道，颇礼重之。权侍臣谢送知曹公刘表皆忌慈惑众，复譖于权，欲使杀之。后出游，谓慈俱行，令慈行于马前，欲自后刺杀之。慈著木屐，持青竹杖，徐徐缓步行，常在马前百步，著鞭策马，操兵器逐之，终不能及。送知其有道，乃止。

慈告葛仙公言：“当入霍山中合九转丹。”丹成，遂仙去矣。

王遥

王遥者，字伯辽。鄱阳人也，有妻无子，颇能治病，并无不愈者。亦不祭祀，不用符水针药，其行治病，但以八尺布帔敷坐于地，不饮不食，须臾病愈，便起去。其有邪魅作祸者，遥画地作狱，因招呼之，皆见其形物入在狱中，或狐狸龟蛇之类，乃斩而焚烧之，病者即愈。

遥有竹篋，长数寸，有一弟子姓钱，随遥数十年，未尝见遥开之。常一夜，大雨晦暝，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篋，将钱出，冒雨而行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；又常有两炬火导前，约行三十里许，登小山，入石室，室中先有二人，遥既至，取弟子所担篋，发之。中有五舌竹簧三枚，遥自鼓一枚，以二枚与室中二人，并坐鼓之。良久，遥辞去，三簧皆内篋中，使钱担之。室中二人出送，语遥曰：“卿当早来，何为久在俗间？”遥答曰：“我如是当来也。”遥还家百日，天复雨，遥夜忽大治装。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，已五十余年未尝著此，夜皆取著之。其妻即问曰：“欲舍我去乎？”遥曰：“暂行耳。”妻曰：“当将钱去否？”遥曰：“独去耳。”妻即泣涕。因自担篋而去，遂不复还。后三十余年，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，颜色更少，盖地仙也。

陈永伯

陈永伯者，南阳人也。得淮南王七里散方，试按合服之，二十一日，忽然不知所在。永伯有兄子名增族，年十七，亦服之，其父系其足，闭于密户中，昼夜使人守视之。二十八日，亦不复见，不知所之。本方云：服之三十日得仙。而陈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，而失所在，后人不敢服，仙去必有仙官来迎，但人不见之耳。

太山老父

太山老父者，莫知其姓名。汉武帝东巡狩，见老父锄于道间，头上白光高数尺，怪而呼问之。老父状如五十许人，而面有童子之色，肌体光华，不与俗人同。帝问：“有何道术耶？”老父答曰：“臣年八十五时，衰老垂死，头白齿落，有道士教臣绝谷服术饮水，并作神枕，枕中有三十二物，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气，其八物以应八风。臣行之，转老为少，黑发更生，齿堕复出，日

行三百里。臣今年百八十矣。”武帝爱其方，赐之金帛。老父后入岱山中去，十年五年时还乡里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也。

巫炎

巫炎者，字子都，北海人也。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，其头上郁郁有紫气，高丈余。帝召而问之：“君年几何？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？”子都答曰：“臣年今已百三十八岁，亦无所得。”将行，帝召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，朔对曰：“此君有阴术。”武帝屏左右而问之，子都对曰：“臣昔年六十五时，苦腰脊疼痛，脚冷不能自温，口中干苦，舌燥涕出，百节四肢各各疼痛，又足庠不能久立。得此道已来，已七十三年，有子三十六人，身体强健，无所病患，气力乃如壮时，无所忧患。”帝曰：“卿不仁，有道而不闻于朕，非忠臣也。”子都顿首曰：“臣诚知此道为真，然阴阳之事，公中之私，臣子之所难言也。又行之皆逆人情，能为之者少，故不敢以闻。”帝曰：“勿谢，虚君耳。”遂受其法。子都年二百余岁，服饵水银，白日升天。武帝后颇行其法，不能尽用之，然得寿最胜于他帝远矣。

河上公

河上公者，莫知其姓名也。汉孝文帝时，结草为庵于河之滨，常读老子道德经。时文帝好老子之道，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，皆令诵之，不通老子经者，不得陞朝。帝于经中有疑义，人莫能通，侍郎裴楷奏云：陕州河上有人诵老子。即遣诏使赍所疑义问之，公曰：“道尊德贵，非可遥问也。”帝即嘉幸诣之，公在庵中不出，帝使人谓之曰：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民，域中四大，而王居其一，子虽有道，犹朕民也，不能自屈，何乃高乎？朕能使民富贵贫贱。”须臾，公即拊掌坐跃，冉冉在空虚之中，去地百余尺，而止于虚空，良久，俛而答曰：“余上不至天，中不累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之有焉？君宜能令余富贵贫贱乎？”帝大惊，悟知是神人，方下辇稽首礼谢曰：“朕以不能，忝承先业，才小任大，忧于不堪，而志奉道德，直以暗昧，多所不了，惟愿道君垂愍，有以教之。”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，谓帝曰：“熟研究之，所疑自解。余著此经以来，千七百余年，凡传三人，连子四矣，勿视非人！”帝即拜跪受经，言毕，失公所在。遂于西山筑台望之，不复见矣。论者以为文帝虽耽尚大道，而心未纯信，故示神变以悟帝，意欲成其道，时人因号河上公。

刘根

刘根，字君安，长安人也。少时明五经，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举孝廉，除郎中，后弃世道，遁入嵩高山石室中，峥嵘峻绝，高五千丈，自崖北而入。冬夏无衣，毛长一二尺，其颜如十四五许人，深目多鬚，鬓皆黄，长三四寸

。每与坐，或时忽然变著高冠玄衣，人不觉换之。时衡府君在颖川，自说其先祖有与根同岁者。王莽数使使请根，根不肯往。衡府君道庙掾王珍问起居，根不答，再令功曹赵公往山达敬，根惟言谢府君，更无他言。后颖川太守高府君到官，民人大疫，郡中死者过半，太守家大小悉病。府君使珍从根求消灾除疫之术，珍叩头述府君意，根教于太岁宫气上穿地作孔，深三尺，以沙着中，以酒沃之。君依言，病者即愈，疫气登绝，后常用之，有效。

后太守史祈，以根为妖妄，欲杀之，遣使呼根，举郡皆谏，以为不可。祈殊不肯止。诸吏先使人以此意报根，使者至，根曰：“太守欲吾来何也？吾当往耳，不往者，恐汝诸人必得罪，谓卿等不来呼我也。”根即诣郡。时宾客盈坐，祈令根前，使庭下五十余人将绳索鞭杖立于根后，祈厉声问曰：“君有道耶？”根曰：“有道。”祈曰：“有道？能召鬼使我见乎？若不见，即当戮汝。”根曰：“甚易耳。”遂借祈前笔砚书作符，扣堦铙，铮然作铜声，因长啸，啸音非常清亮，闻于城外，闻者莫不肃然。众宾客悉恐。须臾，厅前南壁忽开数丈，见四赤衣吏，传呼避道，赤衣兵数十人，操持刀剑，将一科车直从坏壁中入到厅前。根勅下车上鬼，赤衣兵发车上乌被，上有一老公一老姥，反缚囚系，大绳的头。熟视之，乃祈亡父母也，祈惊愕，怆然流涕，父母亦泣，责骂祈：“我生时，汝仕宦未达，不得汝禄养；我死后，汝何为犯忤神仙尊官，使我被收束囚辱如此？汝亦何面目立于人间？”祈下堦叩头，向根乞放赦先人。根乃勅赤衣兵将囚出去，厅前南壁复开，车过，寻失车所在，根亦隐去。祈恍惚若狂，其妻暴卒，良久乃苏，云：“见君家先被捉者。大怒云：‘何以犯触大仙，使我被罪，当来疑汝。’”后月余，祈及妻儿并卒。

少室庙掾王珍，数得见根颜色懽悦之情，伏地叩头，请问根从初得道之由，根说：“昔入山猜想，无处不到，后入华阴山，见一人乘白鹿，从千余人，玉女左右，四人执彩旄之节，年皆十五六。余再拜顿首，求乞一言，神人乃住，告余曰：‘汝闻昔有韩众否乎？’答曰：‘尝闻有之。’神人曰：‘即我是也。’余自陈少好长生不死之道，而不遇明师，颇习方书，按而为之，多不验，岂根命相不应度世也？今日幸逢大神，是根宿夜梦想，从心所愿，愿见哀怜，赐其要诀。神未肯告余，余乃流涕自抆重请，神人曰：‘坐，吾将告汝，汝有仙骨，故得见我，汝今髓不满，血不暖，气少脑减，筋急肉沮，故服药行气不得其方。必欲长生，且先治病十二年，乃可服仙之上药耳。夫仙道有升天蹶云者，有游行五岳者，有食谷不死者，有尸解而仙者，要在于服药，服药有上下，故仙有数品也。药之上者，唯有九转还丹及太乙金液，服之，皆立便登天，不积日月矣；其次云母雄黄之属，能使人乘云驾龙，亦可使役鬼神，变化长生者；草木之药，唯能治病补虚，驻年返白，断谷益气，不能使人不死也

，高可数百年，下才全其所禀而已，不足久赖矣。’余乃顿首曰：‘今日受教，乃天也。’神人曰：‘必欲长生，先去三尸，三尸去，则意志定，嗜欲除也。’乃以神方五篇见授，云：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，白人罪过，司命夺人算纪，使少寿。人身中神欲人生，而三尸欲人死，死则神散，返于无形之中，而三尸成鬼，而人享奠祭祀之，则得歆飨，以此利在人速死也。梦与恶人斗争，此乃神与尸相战也。根乃从次合作服之，遂以得仙。”珍又言：“数见授符于地，有所告召，即见如取之者，然不见人；又唯闻有所推问，有人对答，而不见形也；或闻有鞭杖声，而或地上见血。莫测其端也。”教珍守一行气存神先生三纲六纪谢过上古之法，不知珍能得仙名耳？根后入鸡头山中仙去矣。

卷九

壶公

壶公者，不知其姓名。今世所有《召军符》《召鬼神治病王府符》凡二十余卷，皆出于壶公，故或名为《壶公符》。汝南费长房为市掾时，忽见公从远方来，入市卖药，人莫识之。其卖药口不二价，治百病皆愈，语卖药者曰：“服此药必吐出某物，某日当愈。”皆如其言。得钱日收数万，而随施与市道贫乏饥冻者，所留者甚少。常悬一空壶于坐上，日入之后，公辄转足跳入壶中，人莫知所在。唯长房于楼上见之，知其非常人也。长房乃日日自扫除公座前地，及供馔物，公受而不谢，如此积久。长房不懈亦不敢有所求，公知长房笃信，语长房曰：“至暮无人时更来。”长房如其言而往，公语长房曰：“卿见我跳入壶中时，卿便随我跳，自当得入。”长房承公言为试，展足不觉已入。既入之后，不复见壶，但见楼观五色，重门阁道，见公左右侍者数十人。公语长房曰：“我仙人也，忝天曹职，所统供事不勤，以此见谪，暂还人间耳，卿可教，故得见我。”长房不坐，顿首自陈：“肉人无知，积劫厚，幸谬见哀愍，犹如剖棺布气，生枯起朽，但见臭秽顽弊，不任驱使。若见怜念，百生之厚幸也。”公曰：“审尔大佳，勿语人也。”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：“我有少酒，汝相共饮之。酒在楼下。”长房遣人取之，不能举，益至数十人，莫能得上。长房白公，公乃自下，以一指提上，与长房共饮之。酒器不过如蚌大，饮之，至旦不尽。公告长房曰：“我某日当去，卿能去否？”长房曰：“思去之心，不可复言。惟欲令亲属不觉不知，当作何计？”公曰：“易耳。”乃取一青竹杖与长房，戒之曰：“卿以竹归家，便称病，后日即以此竹杖置卧处，嘿然便来。”长房如公所言，而家人见此竹是长房死了，哭泣殡之。长房随公去，恍惚不知何所之，公独留之于群虎中，虎磨牙张口，欲噬长房，长房不惧。明日，又内长房石室中，头上有大石，方数丈，茅绳悬之，诸蛇并往啮绳欲断，而长房自若。公往撰之曰：“子可教矣。”乃命嗽溷，溷臭恶非常，中

有虫长寸许，长房色难之，公乃叹谢遣之曰：“子不得仙也！今以子为地上主者，可寿数百余岁。”为传封符一卷付之，曰：“带此可举诸鬼神，尝称使者，可以治病消灾。”长房忧不能到家，公以竹杖与之曰：“但骑此到家耳。”

长房辞去，骑杖忽然如睡，已到家，家人谓之鬼，具述前事，乃发视棺中惟一竹杖，乃信之。长房以所骑竹杖投葛陂中，视之，乃青龙耳。长房自谓去家一日，推之已一年矣。长房乃行符收鬼治病，无不愈者，每与人同坐共语，而目瞋诃遣，人问其故，曰：“怒鬼魅之犯法耳。”汝南郡中常有鬼怪，岁辄数来，来时导从威仪，如太守入府，打鼓周行内外匝，乃还去，甚以为患。后长房诣府君，而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，府君驰入，独留长房，鬼知之不敢前，欲去，长房厉声呼使捉前来，鬼乃下车，把版伏庭中，叩头乞得自改。长房呵曰：“汝死老鬼，不念温凉，无故导从唐突官府，君知当死否？”急复令还就人形，以一札符付之，令与葛陂君，鬼叩头流涕，持札去。使以追视之，以札立陂边，以颈绕札而死。东海君来早，长房后到东海，见其民请雨，谓之曰：“东海君有罪，君前系于葛陂，今当赦之。”令其作雨，于是即有大雨。长房曾与人共行，见一书生，黄巾被裘，无鞍骑马，下而叩头，长房曰：“促还他马，赦汝罪。”人问之，长房曰：“此狸耳，盗社公马也。”又尝与客坐，使至市市鲈，顷刻而还。或一日之间，人见在千里之外者数处。

尹轨

尹轨者，字公度，太原人也。博学五经，尤明天文理气、河洛讖纬，无不精微。晚乃奉道，常服黄精，日三合，年数百岁而颜色美少。常闻其远祖尹喜，以周康王昭王之时。居草楼，遇老君与说经，其后周穆王再修楼观，以待有道之士，公度遂居楼观焉，自云：“喜数来与相见，授以道要。”由是能坐在立亡，变化之事。苏并州家先祖频奉事之，累世子孙见之，颜状常如五十岁人。游行人间，或入山，一年半复见。无妻息。其说天下盛衰治乱之期、安危吉凶所在，未尝不效。晋永康元年十二月，道洛阳城西一家求寄宿，主人以祭蜡不欲令宿，良久，公度语其姓名，主人乃开门迎公度，与前设酒食，又以数斛谷与公度所乘青骡，公度竟不饮啖，骡亦不食谷，明旦去，谓主人曰：“君是不急难人耳，先虽不欲受我宿，后更有勤意吾及骡，虽不食君所设，意望相酬耳。令赐君神药一丸，带以随身，明年当有兵死者满地，此药可以全君体命。”明年洛中，果有赵王伦之乱，死者数焉。举家有从军者，皆不还，在家又为劫杀皆尽，惟余得药一人耳。

公度腰中带漆竹管数十杖，中皆有药，入口即活。天下大疫，有得药如枣者，涂其门，则一家不病，病者立愈。又弟子黄理，居陆浑山中，患虎为暴，公度使断大木为柱，去家四方各一里外埋一柱，公度即以印印之，虎即绝迹

。又有怪鸟止其屋上，以语公度，公度为书一奏符，著鸟鸣处，至夕，鸟伏死符下，遂绝。有人遭大丧，当年而食穷不及，公度见而嗟之，孝子说其孤苦，公度怆然曰：“君能得数斤鋤否？”孝子曰：“可得耳。”乃具鋤数十斤，公度将入山中小屋下，炉火中销鋤，以神药如枣大投沸鋤中，搅之，皆成银，以与之曰：“吾念汝贫困，不能营业，故以相与，慎勿言也。”复又有一人，本土族子弟，遇公事簿书不明，当陪负官钱百万，出卖田宅车牛，不售，而见收系，公度语所识富人曰：“可暂以百万钱借我，欲以救之，后二十日顿相还也。”富人即以钱百万与公度，公度以与遭事者，乃语曰：“君致锡百两。”其人即买锡与之，公度于炉中洋锡，以神药一方寸匕投沸锡中，变成黄金，金即秤卖，得钱百万还钱主。公度后到南阳太和山升仙去矣。

介象

介象者，字元则，会稽人也。学通五经，博览百家之言，能属文，阴修道法，入东岳受气禁之术，能茅上燃火煮鸡，鸡热而茅不焦，能令一里内不炊不蒸，鸡犬三日不鸣不吠，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，能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。闻九丹之经，周游数千里求之。不值明师，乃入山精思，冀遇神仙，疲极卧石上，有一虎往舔象，象睡寤见虎，乃谓之曰：“天使汝来侍卫我者，汝宜停，若山神使汝来试我，汝疾去。”虎乃去。象入山见谷中有石子，紫色光彩，大如鸡子，不可称数，乃取两枚而游，谷深，不得度，乃还，于山中见一美女，年十五六许，颜色非常，衣服五彩，盖仙人也，象叩头乞长生之方，女曰：“汝急送手中物还故处，乃来，吾故于此待汝。”象即以石送于谷中而还，见女子在旧处，象复叩头。女曰：“汝血羊之气未尽，断谷三年更来。吾止此。”象归，断谷三年，乃复往见，此女故在前处，乃以丹方一日授象，告曰：“得此便仙，勿他为也。”象未得合作此药，常住弟子骆延雅舍，惟下平床中，有书生数人，共论书传事，云云不判，象傍闻之，不能忍，乃为决解之，书生知象非凡人，密表奏象于主，象知之欲去，曰：“恐官事拘束我耳。”延雅固留。吴王诏徵象到武昌，甚敬重之，称为介君，为象起第宅，以御帐给之，赐遗前后累千金。从象学隐形之术，试还后宫及出入殿门，莫有见者。又令象变化，种瓜菜百菓，皆立生。与先主共论鲙鱼何者最上，象曰：“鲙鱼为上。”先主曰：“此鱼乃在海中，安可得乎？”象曰：“可得耳。”但令人于殿中庭方（土溜）者水满之，象即索钓饵起钓之，垂纶于（土溜）中，不食顷，得鲙鱼，先主惊喜，问象曰：“可食否？”象曰：“故为陛下取作鲙，安不可食。”乃使厨人切之。先主问曰：“蜀使不来，得姜作鲙至美，此间姜不及也。何由得乎？”象曰：“易得耳。愿差一人，并以钱五千文付之，象书一符，以著竹杖中，令其闭目骑杖，杖止便买姜，买姜毕，复闭目。”此人如言，骑杖须

臾已到成都，不知何处，问人，言是蜀中也，乃买姜。于时，吴使张温在蜀，从人恰与买姜人相见，于是甚惊，作书寄家。此人买姜还厨中，鲙始就矣。

象又能读诸符文如读书，无误谬者。或不信之，取诸杂符，除其标注以示象，象皆一一别之。又有一人种黍于山中，尝患猕猴食之，闻象有道，从乞辟猴法，象告：“无他，汝明日往看黍，若见猴群下，大嗥语之曰：‘吾已告介君，介君教汝莫食黍。’”此人仓卒直言象欺弄之。明日往见，群猴欲下树，试告象言语，猴即各还树，绝迹矣。

象在吴连求去，先主不许，象言某月日病，先主使左右以梨一奩赐象，象食之，须臾便死。先主殡埋之。以日中死，其日舖时已至建邺，以所赐梨付苑内种之。吏后以表闻先主，发视其棺中，唯一奏版符耳，先主思象，使以所住屋为庙，时时躬往祭之。常有白鹄来集座上，良久乃去。后弟子见象在盍竹山中，颜色更少焉。

卷十

董奉

董奉者，字君异，侯官县人也。昔吴先主时，有年少作本县长，见君异年三十余，不知有道也，罢去五十余年，复为他职，行经侯官，诸故吏人皆往见故长，君异亦往，颜色如昔，了不异故，长宿识之，问曰：“君无有道也？昔在县时，年纪如君辈，今吾已皓白，而君犹少也。”君异曰：“偶尔耳。”

杜变为交州刺史，得毒病死，已三日，君异时在南方，乃往以三丸药内死人口中，令人举死人头摇而消之，食顷，变开目动手足，颜色渐还，半日中能起坐，遂治。后四日，乃能语，云：死时奄然如梦，见有数十乌衣人来收之，将载露车上去，入大赤门，径以寸狱，狱各一户，户才容一人，以变内一户中，乃以土从外封之，不复见外，恍惚间闻有一人言：‘太乙遣使者来召杜变，急开出之！’闻人以钁掘其所居，良久，引出之，见外有车马，赤盖，三人共坐车上，一人持节呼变上车，将还至门而觉。变既活，乃为君异起高楼于中庭。君异不饮食，唯啖脯枣，多少饮酒，一日三为君异设之。君异辄来就变处饮食，下楼时忽如飞鸟，便来到座，不觉其下，上楼亦尔，如此一年。从变求去，变涕泣留之，不许，变问曰：“君欲何所之？当具大船也。”君异曰：“不用船，宜得一棺器耳。”变即为具之，至明日日中时，君异死，变使人殡埋之，七日，人有从容昌来，见君异，因谢杜侯，好自爱重，变乃开视君异棺中，但见一帛，一面画作人形，一面丹书符。

君异后还庐山下居，有一人少便病癰，垂死，自载诸君异，叩头乞哀，君异使此人坐一户中，以五重布巾韬病者目，使勿动摇，乃勅家人莫近。病人云：闻有一物来舔之，痛不可堪，无处不匝，度此物舌当一尺许，其气息大小如

牛，竟不知是何物，良久乃去。君异乃往解病人之巾，以水与饮，遣去，不久当愈，且勿当风。十数日间，病者身体通赤，无皮甚痛，得水浴，即不复痛，二十余日，即皮生疮愈，身如凝脂。后常大旱，百谷焦枯，县令丁士彦谓纲纪曰：“董君有道，必能致雨。”乃自赍酒脯见君异，说大旱之意，君异曰：“雨易得耳。”因仰视其屋曰：“贫家屋皆见天，不可以得雨，如何？”县令解其意，因曰：“先生但为祈雨，当为架好屋。”于是明日，士彦自将吏人，乃运竹为起屋，屋成当泥涂，作人掘土取壤，欲取水作泥。君异曰：“不烦运水，日暮自当雨也。”其夜，大雨高下皆足。

又君异居山间，为人治病，不取钱物，使人重病愈者，使栽杏五株，轻者一株，如此数年，计得十万余株，郁然成林，而山中百虫群兽，游戏杏下，竟不生草，有如耘治也，于是杏子大熟，君异于杏林下作簞仓，语时人曰：欲买杏者，不须来报，径自取之。得将谷一器置仓中，即自往取一器杏云。每有一谷少而取杏多者，即有三四头虎噬逐之，此人怖惧而走，杏即倾覆，虎乃还去，到家量杏，一如谷少。又有人空往偷杏，虎逐之到其家，乃噬之至死，家人知是偷杏，遂送杏还，叩头谢过，死者即活。自是已后，买杏者皆于林中自平量之，不敢有欺者。君异以其所得粮谷赈救贫穷，供给行旅，岁消三千斛，尚余甚多。

县令亲故家，有女为精邪所魅，百不能治，以语君异：“若能得女愈，当以侍巾櫛。”君异即为君勅诸魅，有大白（蛇），长丈六尺，陆行诸病者门，君异使人斩之，女病即愈，遂以女妻之。久无儿息。君异每出行，妻不能独住，乃乞一女养之，女年十岁，君异一旦竦身入云中，妇及养女犹守其宅，卖杏取给，有欺之者，虎逐之如故。养女张大，纳婿同居，其婿凶徒也，常取诸祠庙之神衣物，庙下神下巫语云：某甲恃是仙人女婿，夺吾衣物，吾不在此，但羞人耳，当为仙人故无用为问。

君异在民间仅百年，乃升天，其颜色如年三十时人也。

李根

李根，字子源，许昌人也。有赵贾者，闻其父祖言传世见根也，贾为儿时便随事根，至贾年八十四，而根年少不老。昔在寿春吴太丈家，太丈从之学道，得作金银法，立成。根能变化入水火中，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，皆精细之饌，四方奇异之物，非当地所有也。忽告太丈云：王陵当败，寿春当陷，兵中不复居，可急从去。众乃使人收根，欲杀之。根时乃方欲书疏，奄闻外有千余人围其家求根，语太丈父曰：“忽忽但语吾不知，官自求搜之，昨已去矣。”太丈出户还顾，窥根失所在，左右书器物皆不复见，于是官兵入索，困食衣篋之中，无出不遍，不得根，及良久，太丈出，见根固在向坐，俨然如故。根语太

丈曰：“王太尉当族诛，卿弟泄语，十日中当卒死。”皆果如言。弟子家有以女给根者，此女知书，根出行，窥视根素书一卷，读之，得根自说其学道经疏云。以汉元封中学道于某甲，时年计根已七百余年也。又太丈说根两目瞳子皆方，按仙经说，八百岁人瞳子方也。根告诸弟子言：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诀，唯得地仙方耳，寿毕天地，然不为下土之士也。

李意期

李意期者，蜀郡人也，传世识之。云是汉文帝时人也，无妻息。人有欲远行速至者，意期以符与之，并以丹书其人两足，则千里皆不尽日而还；人有说四方郡国宫观市井者，座中或未见，重问说者，意期即为撮土作之，所作郡国形象皆是，但盈寸耳，须臾消灭。或游行，不知所之，一年许复还于蜀中，乞食所得，以与贫乏者，于成都角中，作一土窟而居其中，冬夏单衣，发长剪去之，但使长五寸许，啜少酒脯及枣果，或食百日，不出窟则无所食也。

刘玄德欲东伐吴，报关羽之怨，使人迎意期，意期到，玄德敬礼之，问其伐吴，意期不答而求纸笔，玄德与之，意期画作兵马器仗十数纸，便一一以手裂坏之，曰：“咄咄！”又画一大人，掘地埋之，乃径还去，玄德不悦，而出军，果大败，十余万众，才数百人得还，器仗军资，一时荡尽，玄德忿耻，发病而卒于永安宫，乃追念其所作大人而埋之正是玄德之死象也。

意期少言语，人有所问，略不对答，蜀人有忧患，往问吉凶，自有常候，但占意期颜色，若懽悦，则百事吉，惨戚，则百事恶。邓艾未到蜀百余日，忽失意期所在。后入瑯琊山中，不复出也。

王兴

王兴者，阳城人也，常居一谷中，本凡民，不知书，无学道意也。昔汉武帝元封二年上嵩山，登大愚石室，起道宫，使董奉君东方朔等，斋洁思神，至夜，忽见仙人长二丈余，耳下垂至肩，武帝礼而问之，仙人曰：“吾九疑仙人也，闻中岳有石上菖蒲，一寸九节，服之可以长生，故来采之。”言讫，忽然不见，武帝顾谓侍臣曰：“彼非欲学道服食者，必是中岳之神，以此教朕耳。”乃采菖蒲服之，且二年，而武帝性好热食，服菖蒲每热者，辄烦闷不快，乃止。时从官多皆服之，然莫能持久，唯王兴闻仙人使武帝常服菖蒲，乃采服之，不息，遂得长生。魏武帝时犹在，其邻里老小皆云传世见之，视兴常如五十许人，其强健，日行三百里，后不知所之。

黄敬

黄敬，字伯严，武陵人也。少读诵经书，仕州为部从事，后弃世，学道于霍山，八十余年，复入中岳，专行服气断谷，为吞吐之事。胎息内视，召六甲玉女，吞阴阳符，又思赤星在洞房前，转大，如火周身。至二百岁，转还少壮

，道士王紫阳数往见，从求要言，敬告紫阳曰：“吾不修服药之道，但守自然，盖地仙也，何足诘问，闻新野阴君神丹升天之法，此真大道之极也，子可从之。人能除遣嗜慾如我者，不可以学我所为也。”紫阳固请不止，敬告紫阳曰：“大关之中有辅星，想而见之翕习成；赤童在马持朱庭，指而摇之鍊身形；消遣三尸除死名，审能守之可长生，失之不久伦（穴幻）真。”紫阳受之，得长生之道也。

鲁女生

鲁女生者，长乐人也。服胡麻饵术，绝谷八十余年，甚少壮，一日行三百余里，走逐麋鹿。乡里传世见之二百余年。入华山中去，时故人与女生别后五十年，入华山庙，逢女生，乘白鹿，从后有玉女数十人也。

甘始

甘始者，太原人也。善行气，不饮食，又服天门冬，行房中之事，依容成玄素之法，更演益之，为一卷，用之甚有近效。治病不用针灸汤药。在人间三百余岁，乃入王屋山仙去也。

封君达

封君达者，陇西人也。服黄精五十余年，又入乌鼠山，服鍊水银，百余岁往来乡里，视之年如三十许人。常骑青牛，闻人有疾病时死者，便过与药治之，应手皆愈。不以姓字语人，世人识其乘青牛，故号为青牛道士。后二百余年，入玄丘山仙去也。